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我旗面临的形势和所做的贡献	王甫仁整理	1
回忆解放战争在建西县	王 铁	7
在喀喇沁右旗的岁月里	张巴图	17
从一份剿匪捷报所联想到的	张思隆	31
我在旺业甸山区的战斗生活	丁庆林	38
我在财粮科工作的几点回忆	白继先	51
我在楼子店武装游击队的战斗经历	江洪涛	54
建中县委开展对敌斗争劝降国民党降队反正 工作	李士英 田鸣口述 钱玉珩 杨森整理	63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建西县参加的几次战斗	刘绍武忆述 木斯整理	69
我旗的土地改革运动	王甫仁	75
解放战争时期支援辽沈战役精况简介	郑家彦供稿	84
我旗支援抗美援朝斗争	王甫仁	88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 支会	钱玉珩 杨 森	90
解放战争中驻王爷府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	曹顺昌	97

上城子荣校.....	郎跃卿	101
胜利剧社在王爷府.....	木斯	105
解放初期王爷府小学的业余剧团.....	木斯	107
解放初反动武装、土匪在我旗的骚扰.....		
.....	安玉林搜集整理	110
李洪儒掩护我八路军杨雨民、刘彦民.....		
.....	陈士可搜集整理	116
热辽纵队与古山战斗.....	玛希	121
乃林之战.....	玛希	125
牛头沟门阻击战.....	孙肖龙	127
二区（公爷府）区公所被土匪袭击经过.....		
.....	边国宗 木斯	132
西山战斗.....	王书平	137
永丰义盛源川三道沟战斗.....	孙肖龙	139
郎家沟子战斗.....	郎跃卿	144
乌珠梅沁战斗.....	王书平	148
北坡营子战斗.....	王晓青	150

附：年号对照表

解放战争时期我旗 面临的形势和所做的贡献

王甫仁 整理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旗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反霸斗争，进行减租减息，为改变十多年来遭受敌伪统治和战争被坏的贫困落后的农村经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竟然不顾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公然撕毁“停战协定”，于一九四六年春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九十三军暂1⁸师进占我旗东部平庄、古山、乃林等地，一些土匪和地主武装也趁机大肆活动。东部土匪杆子“黑龙”、“二嫂子队”、“饺子队”等和张乃众、张从等地主武装达十二股之多，人数六百多人，他们与国民党军勾结在一起，到处骚扰；西部虽未被国民党军占领，但陈子善等人以王爷府为中心，先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截击八路军炮兵旅，袭击我王爷

府区公所，接着组织伪“旗政府”，企图继续建立长期反动统治，与人民为敌。大股的土匪也到处骚扰。三区的伊相臣匪队，二、四、五区张国良匪队，以及各区的村政权等，都配合国民党军霸掠我二、四、五区各地。

我旗地方党政军处于四面被敌人包围的形势下，根据上级指示，采取的对敌斗争方针是：“在军事指导下，暂时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发展力量，削弱围困与袭击敌人，肃清土匪，准备配合其他条件，转为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消灭或驱逐敌人，收复失地。”为此，我们一方面采取了游击战、运动战相结合的策略，重点打击敌人，镇压反动地主武装；另一方面，则继续进行反霸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与敌人展开斗争，从而达到逐步消灭敌人。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我主力部队开展了收复平庄、古山的战斗，歼灭蒋军一个团，在转变热中形势上起了很大作用。这次战斗群众参战人数达三千九百八十四人，大车一百零七辆，担架二百六十七付。当时群众虽牺牲九名，但支援战争情绪十分高涨。西部我当地党政军，按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四日镇压了陈子善，歼散其他地主武装，当时形势一度好转。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国民党九十三军二十二师进占赤峰，我旗东部平庄、乃林、西桥、楼子店等地先后又被敌人侵占，一些地主武装和土匪投靠国民党军组成降队，大肆活动起来；西部的一些土匪降队，也乘机到处骚扰。至一九四六年末，形势又一度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三区由混进区公所和区小队的阶级不纯分子牛玉林、王国贤、傅永发等人，策动区小队叛变，勾结伊相臣匪队侵占旺业甸。五区在土匪和地主武装勾结下，接连打死我甄朋、常冶、班起云三位区长。李魁武等匪队勾结国民党军袭击我二区区公所，打死二区区区长杨金鳌同志。东部在七、九月间解放乃林两次战斗中，又牺牲了建平县委付书记吉政兴、第六区区区长黄迪祥等同志。当时斗争形势非常艰苦。

一九四六年冬和一九四七年初，驻守隆化、围场的国民党十三军连续对我西部一、三区进行了两次扫荡。第一次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初，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扫荡三区一带；第二次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九日，敌十三军集结了两个师、四个团番号的兵力，约二千余人配合三百多人的降队，扫荡一、三区一带。在我当地党政军和主力部队配合下，领导人民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扫荡斗争，一直坚持了五天，迫使敌人从茅荆

坝、梅林沟退走。我县支队又在小梁子一带，击溃了企图配合赤峰九十三军进占公爷府的张国良匪队。

一九四七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我旗形势从根本上好转。在三月份以前，大部分土匪和地主武装被击溃，社会秩序初步安定，给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打下了可靠基础。五月，解放围场、隆化的战役开始了。由于我军一举攻下了围场，击溃了盘踞在隆化的敌人，使占据赤峰和我旗平庄、乃林等地的国民党军大为震惊，为避免遭受全歼之命运，在六月六日全部逃窜。我军解放赤峰。随着敌人的溃退，伊相臣、张国良、张乃众、黑龙等股匪都随敌潜逃。至此，我旗也随之全部解放。一九四八年春季和冬季，全旗人民又以大量人力物力支援了承德、辽沈等战役，支援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全东北的任务。

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解放全国的斗争，保卫胜利果实，积极进行了剿灭武装土匪和潜伏的特务组织，采取了“武装清剿，政治瓦解，坚决肃清”的方针。四年来先后剿灭潜藏下来的伊相臣、张国良、王庆达、魏汝田、王义和、何殿臣等十四股土匪和国民党三个乡党部、一个区分部、一个情报站。歼匪五百五十七人，缴获长短

枪支共八十九支，子弹八千四百零五发，手榴弹一百一十枚，土炮十九架，基本稳定了社会治安。

在解放战争中，我旗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保卫既得胜利果实，纷纷参加解放军，参加担架队，转战各个战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四年的解放战争中，据统计我旗参军人数达五千六百五十人，仅建西县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一次就扩兵一千四百名；支援承隆、辽沈战役而出动担架二千多付，大车四百余辆，并支援了大批粮食、军鞋等物资。

在解放战争中，为了保证主力部队的扩大，于一九四八年秋，将建西县支队，改编为独立二团，开赴前线。此后，又将各区小队集中到县，建立新的县支队，于一九五〇年春改编为一六八师，开赴平泉。

我旗大部分地区属于老革命根据地，又处于赤峰至承德的南北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很重要。抗战胜利后，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由延安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有很多都是通过我旗前往东北各地的。驻守凌源的国民党军韩梅村旅长起义后，就是在当时的建西县王爷府改编的。一九四八年春解放隆化，俘虏的国民党军，也是在王爷府改编的。

一九四七年七月，热中地委、热中专署，十九军分区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好转，从宁城八里罕迁来我旗公爷府（现锦山镇），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热河省政府将热中专署撤销为止，一直留驻于公爷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热河省委、省政府机关，因赤峰发生腺鼠疫，迁往我旗东部五家，望甘池、牯牛营子等地。同年十二月，原东北局书记高岗曾到冀察热辽分局所在地五家视察工作，在此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联系扩大会议，对东北解放战争和当地工作进行了检查和部署。

回忆解放战争在建西县

王 铁 *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们党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从各解放区抽调了一大批军队和地方干部到东北工作。当时我从太行山根据地带领300多名军队干部到了热河省，除大部分由省军区分到部队工作外，我带了30余人到了赤峰热中地委。地委决定把原来建平县西半部划出来成立喀喇沁右旗政府，即后来的建西县。我任旗委书记，李超任县长，组织部长辛丁、民运部长林远，县支队副队长王佑才，副政委以及连排班干部共30多人。这个县，承德——赤峰公路横穿其境，县内多山，土地富饶，是蒙汉杂居地区，是个重要的交通要道。

我们是十一月底由地委到达二区所在地公爷府的。当时国民党军队除占领沈阳、锦州大城市外，又占领了朝阳、平泉、叶柏寿和赤峰外围的平庄、形势变化很快。

这个县由四个区组成，由于山区多而又富饶，地方封建势力、敌人残余和土匪勾结在一起，王爷府、旺业甸、小牛群新建3个区政府已被搞垮，当时王爷府区区长刘彦春、赵凤翔、白风鸣（蒙古族）、朱宝臣、于宪文等干部到公爷府与该区干部共同在一起工作。公爷府区委书记高林、区长马生均是关内来的老同志，还有10余名本地参加工作的同志。区中队有六、七十人，枪支齐全。我们到后和两个区的干部共同分析研究了形势，认为形势已开始紧张，敌强我弱，我们县区武装和干部共有百余人，不能固守公爷府镇，应深入到山区、农村进行游击活动。工作任务有二：一是依靠群众，站住脚跟；二是尽快了解情况，坚持阵地。为此第二天我们离开公爷府，到樱桃沟去活动。这里山高林密，比较偏僻，当天夜里住在这里，第二天天刚亮区委书记高林和区长马生即刻报告我们，区中队全体人员由队长于珍带领逃走不知去向，这显然是叛逃，可幸的是他们没敢惊动我们，因为我们虽然只有四、五十人，但毕竟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多，且有一些自卫枪支。但这样一来形势和环境更加严峻了，于珍本来就是一个土匪头子，与当地上层人物有勾结，公开占领了公爷府与我们对抗。

一、依靠群众坚持阵地

情况很紧张，困难也很多，我们县干部和武装只有数十人。西边小牛群区有土匪张国良部，王爷府区有陈子善等封建地主武装，有枪800多支，他名为专员公署任命的合法旗长身份，实际反对共产党，公开组织武装打八路军阻止我们进去，东边平庄驻有国民党军，对面又有于珍六、七十人与我们为敌，当时又是严寒冬天，不少干部没有棉帽棉鞋，没有粮和钱，群众对我们又不了解，能否依靠群众、坚持阵地，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我们进行了再次研究，认为，困难是暂时的，只有坚持斗争，深入细致地做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才能站住脚。这时只有二区靠赤峰方向几个村庄，如龙山、阎家地、大碾子和小牛群东边的几个村庄，东西只有20余里，南北也只有30余里一个较小的活动区域。但大家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有信心坚持开展工作，了解敌情。

有一天，我们在阎家地活动，我们的同志回来报告说于珍带一批人从河那边过来了，要准备战斗，我们立即组织带枪的一部分同志占领围墙高地，还击敌人并掩护其它同志和家属后撤。经过一阵抵抗，干部撤走了，我们也撤出了战斗，虽然我们没有任何伤亡，但情况更紧张。当天夜里我们转移到了大碾子村。后来经县委研究，一是把

有的家属送往赤峰暂住。二是请求地委给予支援，当时地委从建中县调来一个连跟我们共同活动，这个连的连长、指导员都是我从关内带来的老干部。我们密切配合，对于坚持斗争、开展工作给了有利的支持。

这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大碾子过的，利用春节，部队同志扭秧歌，开展文娱活动，向群众拜年进行工作，这样，在这一带我们站住了脚，了解了当地不少情况，群众也逐步了解了我们。从我们来，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在这狭小地区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我们走到那里都遵守群众纪律，影响是好的，与当地群众结下了亲密的鱼水之情。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别说开展工作，要生存下去也是很难办到的。

二、打开局面全面开展工作

一九四六年，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国民党军队因兵力不足，停止了进攻。承德、赤峰仍在我们的管辖之下，是省地委所在地。经省、地委决定，省军区警卫团800多人，由承德出发，在团长、政委率领下经茅荆坝进驻了旺业甸、王爷府和公爷府，地委书记黄文也由赤峰来到这里，这时于珍匪部已逃之夭夭了。这样，我们进入了王爷府（县机关所在地），当时的主要任务是：

一、收缴枪支，部队与地方共缴800多支，我们广泛宣传党的政策，交出枪支不追不逼，不少人用马驮着枪支送交县政府。二、建立县区村各级政权。当时主要困难是缺少干部，从各村积极分子中选拨任用了一大批本地干部，如邢善福（后任副旗长）、白继先（县财粮科长）、张全（一区区区长）、霍瑞，（以上均是蒙族干部）。同时，地委还陆续派来一批老干部，如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树德，公安局长彭应、公安队指导员边鹏越、武委会主任王造仁、民政科长刘跃、三区区长陈发根、副书记丁庆林、五区区长常冶、甄朋等。还有县支队长李才武、副政委王克。县区机构逐步建立起来，村政权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也逐渐建立起来。三、扩大县区武装，保卫人民即得利益，县支队很快发展到两个连，另有一个蒙古连，各区也都建立了区中队。群众踊跃参军，到一九四六年底，全县已有2000人参加了主力和地方部队。四、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首先在拔贡地、王府兴隆清算了大地主李庆文、李庆武兄弟；清查出剥削蒙汉贫苦群众的大批粮食、衣物等分给了贫下中农，震动很大。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五、重视统战工作，团结蒙族大多数，宣传蒙汉是一家的政策，除陈子善根据他的罪行依法惩处外，其它有影响

人物，只要遵守政府法令，都按政策予以团结，同时还吸收了一批有知识的中青年参加到旗政府，蒙族自治会工作。稳定了大局，开展了工作。这时全县所辖的乡村，我们都可进去工作，成为解放战争环境最好的时期。群众真正意识到只有靠共产党才能翻身解放。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他们服务办事的。

三、剿匪反霸坚持斗争

一九四六年四月至十月这段时间主要是开展反霸斗争，反霸才能挖掉土匪的社会基础和依靠，剿匪才能有效地打击封建势力，二者是分不开的。在建立了人民政权之后，群众要求减少地主恶霸对他们的残酷经济剥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主都有自己直接剥削的佃户，这些佃户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地主收租四、六分成，或倒三七分。此外还加收牲畜、房租、种子利息，劳动一年，一无所有，不少佃户既无土地房屋，又长年无粮、无衣，生活十分贫困，迫切要求政府作主。在县委领导下，由各级农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对罪大恶极的恶霸进行了清算斗争，进行了减租减息。挖出粮食和浮财分给群众，得到了广大贫苦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从十月起环境又开始变为紧张。国民党军队进占了承德和赤峰、围场等地。我县处于四面受敌，在边界地区几股土

匪又活跃起来，小牛群区有张国良部，旺业甸区有伊相臣部百余人，他们经常到各村骚扰，杀害干部，扰害群众。我县支队配合区中队在小牛群及围场边界几次剿匪。伊相臣部不仅在三区接丹沟活动，有一次还捉去了民政科长、区长并收缴了区中队的枪支。十一月间，他们又公开进占了旺业甸，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气焰嚣张。为了消灭这股土匪，我们集中了县区武装力量，以及县级各机关干部从王爷府出发，连夜冒着大雪包围了旺业甸伊部土匪，地委书记王孝慈与县委同志一起到前面指挥。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我一连连长赵××负了重伤并牺牲了几名战士，但伊匪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虽未全歼，但伤亡惨重，夺路逃走，从此再也不敢在全县境内骚扰了。社会治安又趋安定。

值得提出的是一九四七年春天，国民党十三军一个师从围场克勒沟区经大西沟进入王爷府区扫荡，头一天住在王爷府、大西沟门上瓦房一带，第二天向旺业甸进攻。沿途遭到我十六旅部队的阻击，进展缓慢，走了一天才住到金家店、旺业甸等村，第二天天未亮即经茅荆坝退回承德去了。敌人来时各村群众都逃走一空，坚壁清野，使敌人抢不到东西。群众对敌人恨之入骨，对我们的部队却大力支援，送茶水、抬伤员，报

告情况。这再次证明和军、政、民的鱼水关系。经过了一次严峻的考验，群众情绪高昂，根据地更加巩固。从此县境内西起茅荆坝，东至龙山、大碾子约200里，北至小牛群，南至宁城边界近100里地区任何干部一个人都可以自由活动。

但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我们也付出了不少代价和牺牲，如县公安干部李唐峰，在旺业甸岗子工作时由于区中队叛变而不幸牺牲。小牛群区区长常冶、区委书记甄朋在土匪进攻区所在地时相继牺牲。二区区长杨金鳌在坚持斗争中也献出了他年轻的生命。旺业甸区农会干部×××在茅荆坝附近村工作时被土匪打死，等等。他们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四、全县进行土地改革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开始战略反攻，赤峰、围场、叶柏寿之敌已经撤退，只驻守在承德、平泉、朝阳等铁路线上几个孤立据点，至此热中大部分地区已获解放。冀察热辽分局由热北林西县，撤到建中县五家一带，在中央政务院公布土地法之后，分局在十月间于五家村召开了各县委书记会议，地委书记强晓初参加了会议并汇报了热中地区土改布署情况。这次会议由黄火青、赵毅敏同志主持，高岗在会上也讲了话。热中地区各县对土改进行了

全面的部署，全县各区土改全面铺开。建西土改工作团由强晓初同志任团长，热河省府副主席杨雨民、教育厅厅长王新华。专员刘潜分别担任各区土改分团长，我在旺业甸区负责，张树德在小牛群区，省、地、县各级干部组成联合工作团。因为大部分土地归地主所有，每个村庄除几名大地主外，大部分都是为地主耕种土地的佃户，既无土地，又无生产工具，非常贫困。土地法公布后及时召开了积极分子会，群众大会宣传土地法，组织贫下中农、佃农诉地主阶级的剥削苦，揭发他们的罪行，清算剥削帐，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从地主手里分得了土地、耕牛、农具、房屋和粮食，情绪高涨。广大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土改中发现积极分子，在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中及时发展了一批党员，并选拔了一批优秀分子充当村级干部。在土改中，广大贫下中农得到了实惠。翻身不忘共产党，不少贫困户分得土地后要保卫即得利益，送自己的儿子去参军。进一步扩大了队伍。这一场土改斗争，经过了半年多时间，到一九四八年春全面结束。

随着情况的变化，地委决定把建中县和建西县二个县合并为一个建西县，4月间我和县支队刘队长到建中县进行了交接。从此，这个县东起平庄，西至茅荆坝，成了热中地区一个中心地

区。

两个县合并不久，六月间地委决定调我到承北县工作，由张树德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承北县委书记周敬学同志调地委任民运部长。当时承德市敌人还未撤走，承北县由于敌人多年的掠夺扫荡，群众生活非常困苦。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务，即到承北县去了。

从建西县建县开始，到我离开这片土地，在这里我工作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一暂短的历史，是艰苦创业的历史，也是光荣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发动和依靠群众才能壮大自己，也只有为群众办事服务，一时也不脱离群众，工作才能开展起来。

注：

王铁 河北省临城县人，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历任临城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太行军区支援东北第一团政治委员。建西县委书记、承德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委。

建国后，调江西省工作，现任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在喀喇沁右旗的岁月里

张 巴 图

(一)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随孔飞同志到喀喇沁三个旗为自治学院招生。当我同喀喇沁左旗最后一批同学到赤峰时，自治学院已经开学了。我也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入了学。

自治学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所培养内蒙古自治运动干部的学校。在学院我入了行政部。记得第一期学习的内容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教材是《论联合政府》《为人民服务》。还有社会发展史和内蒙古革命史料。经过学习我认识到内蒙古革命是整个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内蒙古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在学院我提高了觉悟，学到了知识。经过短期学习，一九四六年五月我被调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下简称蒙联会）卓索图盟分会（以下简称卓盟分会）工作队工作，这时虽然我还是自治学院的学员，但已脱离课堂，到

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学习。我们行政部第一期学员于一九四六年九月初毕业，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同学也随之毕业了。

(二)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卓盟分会从自治学院调一部分学员，加上部分机关干部及分会保安队组成了工作队，下乡发动群众搞清算斗争和土地改革。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在分会主任白云航和副主任孔飞的带领下，首先到达了喀喇沁右旗王爷府一带工作。我们发动群众斗争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官僚地主，没收并分配了他们的财产。其中有陈子善、吴椿令、邢宜廷、还有张麒阁等人。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和陈子善的罪恶事实，经上级批准，在王爷府西大庙前召开群众大会，枪毙了陈子善。

我担任一个小组的组长，我们小组负责希庄和岗子上两个自然村的工作。大约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初，王爷府一带的工作告一段落，分会工作队撤回赤峰，在赤峰我们进行了短时间的休整和总结又开始下乡了。这次卓盟分会指定我带一个工作组，共十余人，其中有陶格陶、白音巴图、扎拉嘎图和哈斯等人，我们来到喀右旗东部高粱杆子店、牯牛营子、塔卜营子一带，我们又分出

几个人由哈斯带领到老哈河以东的扎兰营子。我们的工作组直接受卓盟分会领导，任务仍是搞清算斗争和土地改革。我们工作的地区都是接敌区，当地正处于敌我双方“拉锯”状态。从七月到九月初的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敌人向我解放区进攻过两次，由于有地方党政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他们经常向我们通报敌情，在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的情况下，既发动了群众，又没受到损失。九月初敌人大举进犯，我们撤回赤峰。

在喀右旗东部的土改中，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

记得当时我们在高粱杆子店开展工作时，从塔卜营子来了一些人，他们请求我们派一些人到他们村搞土改，我们说暂时抽不出人来，他们提出自己组织农会斗地主，搞土改。我们以为他们是农民就同意了。

后来，我们派出了白音巴图等同志到该村工作，在这里我们发现蒙、汉两个农会仓库里保存的没收来的浮财分给农民，气氛相当紧张。这时我也去了。我们进行了调查，原来这个所谓的蒙民农会是假的，18个农会委员中有15个是地主，只有3个中农。他们在我们去之前搞了一些假斗争，把没收的浮财根本没分给农民，而集中到他们假农会的仓库里了。他们的目的是想逃避斗

争，但更为严重的是制造了蒙汉之间的矛盾。

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解散假农会，并建立了贫雇农自己的真农会。成立起来的农会把仓库里存放的浮财分给了农民，召开大会斗争了地主。提高觉悟了的蒙汉群众纷纷找我们控诉这一伙地主破坏土地改革的罪行。在斗争中蒙汉农会的关系密切了，共同的利益使他们团结在一起。

(三)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被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盟分会任命为喀右旗支会主任的。按规定我还兼旗支队政委。

我是第三任主任，此时的副主任有巴彦图和特格新。旗支会委员会由11人组成，除正副主任外还有：包印（旗长）、邢善福（副旗长兼旗支队长）、顾风翥（中学校长）、白树廉（组织股长）、张德华（宣传股长）、朱森（青年股长）、李德贞（妇女股长）、伊福山（武装股长）。一至四区苏木支会主任分别是白晓晨、顾瑞、王瑞祥（名字不准）和图木热。

喀右旗支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了清算斗争和土地

改革，开始时清算了罪大恶极的官僚地主，分了他们的浮财，并分了部分土地。

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央下达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随着这个指示的贯彻，逐步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旗和苏木支会除了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参加了各地的清算斗争和土地改革外，由以旗支会为主组织的比较大的活动有：一九四七年二月一四月由我带旗支会的工作组在炮手营子、小庙子、平台子等6、7个村进行了土地改革；赤峰收复后组织两个工作组，分别由副主任巴彦图、主任张巴图到东部和中部地区搞土改、建政等工作。

《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全县（旗）组成土改工作团，我带一部分干部参加三区土改。

二。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支援解放战争。如动员蒙民参军，发动群众参加抬担架，送、交公粮等。担架队有的在本省，有的到东北战场。一九四八年打承德时，不少农民忍饥挨饿，完成了送公粮支援前线的任务。

三、一九四七年全旗解放后，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在完成上述三项任务中，旗支会不断发展壮大，发展了会员，建立了各级组织，参加了政权建设，组建了旗支队，发展和组织了民兵。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张家口成立的。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内蒙古各族各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团体；在自治政府成立之前，作为自治运动的领导机构，还具有一定的政权组织的性质；她可以组织和领导武装部队及民兵，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军事性质。如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中就有：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盟旗群众，改造和建立包括各阶层的盟旗民主自治政府和各区乡基层政权；组织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等等。总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同全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实现内蒙古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设有总会，各盟旗设有分会、支会，区设苏木支会，村设爱里支会。喀右旗支会成立后，建西县各苏木都成立了支会，大多数爱里也成立了支会。建中县曾经开展了工作，少数村子成立了爱里支会，但未建立苏木支会。建平县在某些地方开展过某些工作，但在受喀右旗领导期间未建立自治运动联合会的组织。

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在五家召开了蒙民工作会议。中心是讨论贯彻《中

《国土地法大纲》的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任务已经完成，将逐步撤销她在冀察热辽的各级组织，蒙民工作由各级党委的蒙民工作委员会或蒙工部担当的问题。同时还决定由旗县并存，经联合政府，再过渡到单一（或旗或县）政府的问题。

（四）

一九四五年十月，热河省在承德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除讨论决定施政纲领等重大问题，选出了省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外，还通过了蒙旗问题的决议案。记得其中心内容是成立民主的属人的旗政府。民主的就是在蒙汉杂居的地方，既有旗政府领导蒙古人，又有县政府领导汉人。一九四六年五月卓盟分会工作队到喀右旗时就有旗政府。旗长是陈子善，他是蒙古族上层人士。在清算斗争中被依法枪毙。副旗长是李超。

一九四六年九月，旗政府成立，旗长包印，副旗长邢善福。秘书（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王松令，民政科长宝音乌力吉，后来是张德华，财粮科副科长汪文成，教育科副科长殴子明。一九四六年九月时建西县县长是李超，公安科长彭应，民政科长陈发根，财政科副科长白继先，粮食科

长姓赖。（名字忘记了）教育科副科长希中和。一九四七年七月时建中县县长方汝民，县政府秘书梁万章。按着属人的原则，旗支会的工作范围包括建西、建中和建平县的蒙民工作。一九四七年收复赤峰后，建中县撤销，其区域划归建西。在建平县一九四七年成立了喀喇沁东旗，其蒙民工作就不归喀右旗了。

虽然旗县分治，但党的领导是统一的。喀右旗的领导干部虽然很年轻，缺少斗争经验，但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还能够跟上形势，并取得了成绩，没出大的问题，其重要经验就是坚持和保证了党的领导。热中地委和县委对喀右旗的工作是重视的，加强了对旗支会、旗政府的领导，把喀右旗的工作完全看成是自己领导工作的一部分。县委的不少会议都吸收旗领导干部中的党员参加，经常检查旗支会的工作。当我们要成立旗支队时，县委决定拨出县支队的建制连队作为基础来组建。作为旗来说，我们也积极地接受县委的领导。

旗支会、旗政府有将近二十名党员，而且都是负责干部，他们都能及时向党委请示和汇报工作。一九四六年十月时建西县委书记是王铁、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是张树德，组织部长辛丁，民运部长林远。一九四七年七月时建中县委书记是何

祖福，宣传部长是赵文敏。各个区委、支部都对蒙民工作实行了统一领导。

(五)

一九四六年冬，喀右旗的对敌斗争和各项工作处于最尖锐紧张的时刻。国民党与八月二十八日侵占承德后，十月十日又侵占了赤峰。这样，我旗就处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赤峰、老府、围场、隆化、承德、宁城的小城子等都是敌人的据点，叶赤线的铁路和我们周围的公路都为敌人所具有。赤峰有国民党的93军，承德有国民党的13军。当地土匪也十分猖獗，其中有张国良和伊相臣两股。这些敌人经常进行袭扰，国民党正规军还进行了大规模“扫荡”。这些袭扰和扫荡给我们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仅一九四七年一月对我一、三区的一次“扫荡”，我们就牺牲了干部群众6人，被打成重伤的干部群众71人，被奸污的妇女55名，被抢走的物资折合伪币1182万余元。在这个阶段牺牲的干部有二区区长杨金鳌，五区的三位区长、县公安局科员李唐峰，大西沟门农会主任霍金祥。敌人对我根据地的破坏，进攻有武装的，也有非武装的，以武装的为主；有小股土匪袭扰，也有大规模的“扫荡”，以小股土匪为主；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以公开的为主。五区

的三位区长和二区区长，都是在敌人小股土匪袭扰中牺牲的。对敌人的隐蔽活动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国民党特务白福臣策动第二苏木支会10余名干部叛变的反革命案件。敌人侵占赤峰后，接着建西县委的统一部署，我喀右旗的干部分别到各苏木帮助工作，加强对敌斗争。青年股朱森、妇女股长李德贞到二区，在工作中他们发现苏木支会有一些可疑现象。经我和旗支会的一些干部前往调查。查出该苏木支会的10余名干部在国民党特务白福臣的策动下叛变了。他们企图以苏木支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旗支会将此情况报告了建西县公安局，并配合公安局查获了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不少证据，从而破获了这个反革命案件。全部案犯除汪春林逃跑外，其余全部归案。赤峰收复后汪春林也被我热中公安处从老府捕回。经公安机关侦察，最后结案，经县委批准，白福臣被依法处决。

另一件是伊相臣股匪策动三区区小队叛变事件。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三区区小队在叛徒的秘密策划下于一天晚上突然叛变，他们杀害了县公安员李唐峰，裹去了三区所有干部（包括蒙汉两个区的干部、旗县派来的干部）。他们叛逃后勾结土匪伊相臣，占了旺业甸。建西县委组织了县、旗支队的全部力量，终于收复了旺业甸，救出了被敌人

胁迫去的干部。

在斗争中，我旗的游击区巩固了，并成为热中根据地的组成部分。

(六)

根据建西县委的决定，一九四七年四月我从喀右旗出发前往王爷庙（现为乌兰浩特）去参加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即“五一大会”）。因为路经敌占区，所以有部队护送。我同热中，热东赴林西参加冀察热辽党代会的代表团一起走的。待我辗转到达王爷庙时，会议已进入选举和通过决议阶段。我参加了这个最后阶段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选出了临时参议会，并由临时参议会选举出以乌兰夫为主席有21人组成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举行了大会和阅兵式，宣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我荣幸地参加了这个庆典。

会后我接受了即将从干校毕业学员的带队任务，晚走了些日子，等我带学员到卓盟分会，最后回到旗里时，已经是六月下旬了。

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参加中央土地会议的冀察热辽代表我记得是胡锡奎同志。他回来后，分局召开了有各

县委书记参加的土地会议。分局会议后，建西县委召开了大型干部会议，传达了全国土地法会议和分局会议精神，并初步整党。按土地会议精神当时把这个整党叫做“组织站队”、“思想站队”。这时大约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会议上正式组成建西县土改工作团。热中地委书记强晓初任县工作团书记。建西县委书记王铁任副书记。热河省副省长杨雨民、省政府厅长王新华等领导干部也参加了工作团。我被指定为第三区（旺业甸）工作团委员，负责梅林沟一个片的工作。这个区工作团的书记是王铁同志。县区两级工作团负责领导一切。两级党委、政府及群众团体的工作实际上都停止了。三区的土改是在梁西有国民党股匪、并经常对我们进行袭扰的环境中进行的。那年春节虽然没有放假，但干部们毫无怨言，积极工作，完全按着土地会议精神完成了任务。工作团发扬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干部们全部住在贫雇农家里，土改基本完成后，农村党支部恢复了活动，吸收积极分子入党。最后民主选举了区村两级政权。

按照分局一九四七年九月蒙民工作会议精神，土改结束后，撤销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喀右旗支会。

(七)

一九四八年六月根据分局蒙民工作会议决定，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建立。虽然旗县并存，但政府内部的机构是统一的，各区村也为一个政府。我任旗长兼县委蒙民工作部部长，王丰任县长。秘书（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梁万章，民政科长刘跃、财政科副科长葛玉英、粮食局长汪文成、建设科长王松令。联合政府一九四八年中心任务是支援战争。主要工作是扩兵，向前线送粮、动员担架队等。记得一九四八年一次扩兵全旗（县）就组成一个步兵团。

一九四八年春全旗遇到了旱灾和粮荒，政府派干部下乡，我带干部到了三区，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基本上未发生饿死人的情况。

土改结束后，新县委组成：张树德（书记）赵文敏（副书记），王丰、张巴图、田鸣（组织部长）、王晋（宣传部长）彭应（公安局长）还有县大队两位负责人，新县委9人组成，未设常委。

新县委组成后召开了总结土地工作的干部会议，对两年来，特别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土改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会议认为，在土改中虽然发生过某些“左”的偏差，但总的来

说发展是健康的，达到了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如：全县（旗）在土改中未发生乱杀人（只杀了八个人）和严重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

随后，中央冀察热辽分局召开了县以上干部会议，喀右旗建西县参加会议的有张树德、王丰和我。

会议总结了土地改革工作；讨论了大反攻的形势和本地区的任务；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

开会回来后，喀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发布了有关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布告，其目的是加强各族群众的团结。

一九四八年八月，分局发来通知，调我到内蒙古党校学习，我离开了喀喇沁右旗。到分局后又通知我：临时有了变动，又改调到华北局分配工作。

注：

张巴图，辽宁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人。一九四六年任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喀喇沁右旗支会主任兼旗支队政治委员、喀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旗长。后历任内蒙古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军区顾问。现离职体养。

从一份“剿匪捷报” 所联想到的

张 思 隆

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在旗委工作期间保存下来一些资料，从中发现一份当时刻印的“剿匪捷报”，看了该报，把我引入了喀旗的风雪年代，往日历历在目。现作简要整理，以纪念前人，追溯其功绩，激励后者，继承其事业。

我旗在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前曾被日伪统治了十四年之久，阶级分化十分严重，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很深，人民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翻身得解放心切。“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全面的内战，赤峰、承德等地相继失陷，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地主武装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疯狂向人民进行反扑，攻击革命力量，残酷欺压和盘剥百姓，人民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最后终于打跨了敌人，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

建立了人民政权，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作战，为解放全中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一九四二、四三年期间，我旗四十家子、楼子店一带是八路军的游击区，是老革命根据地之一，当时曾建有承、平、宁联合县政府，下设八个区，我旗当时隶属该县的第八区。那时县里主要领导人有：杨雨民、周治国、高桥等同志，他们带着地方游击队，多以地下活动为主，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团结和依靠人民群众，到处打击敌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巩固地方政权，上级还从杨苏主力部队抽调两个连的兵力于一九四六年在我旗驻防过一段时间。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七年初，时局十分紧张，为增强地方武装斗争的力量，上级又从我军第十六旅增派两个团的兵力，驻在旗内，同时，各地的地方武装也在不断扩大，当时有县大队，为五个连后又增加了一个蒙古连，各区建有区中队，各村建有自卫队和民兵组织，旗、区、村分别设有武委会，这些武装力量，在我旗初期的剿匪、反霸、收缴枪支弹药，保卫土地改革成果以及支援前方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敌人方面，敌利用我旗刚刚解放，各级政权

组织刚刚草创之际，各地的地主、土匪等封建反动势力，纷纷蠢蠢欲动，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反功倒算，妄图扼杀革命力量。例如：在旺业甸一带有以伊相臣（伊是伪满警察所长）为头子的匪队，约一百余人；在王爷府有以大地主陈子善为主谋并亲自操纵和鲍振中（伪村长）、于老八（地主）等人组织的地主武装，约一百多人；在小牛群有伪满村长张国良等人组织的“红抢会。”该组织被打跨台后又拉起了大团；在哈气沟一带有于珍、王森等地主武装；在平庄、乃林、西桥一带的小五家有张爱国、张富国哥俩拉起的一百多人的杆子；四家大地主张丛等十余股土匪四处活动；在铁路沿线的一些重要城镇，如赤峰、宁城、建平有压五洋、大明字、黑龙等地主武装和土匪，他们也经常窜入旗内东部地区进行袭击、骚扰，杀害干部，抢劫财物，无恶不做。这些反动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苦心经营，即尔虞我诈，又相互勾结，对革命队伍中不坚定份子，采取打进来、拉出去、软硬兼施手段，瓦解我革命力量，对我革命干部残酷进行杀害，破坏我政权建设，杀害我农会干部。尤其是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队进驻赤峰后，具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四五年后半年到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不足一年半的时间，敌我双方发生较大的武装冲

突就有十余起。

一、一九四五年九月，一区（王爷府）区小队的副队长辛德才，乘区长兼区小队长刘彦春同志外出开会之机，勾结地主武装，里应外合进行了叛变，抢走了区小队的全部武器装备，迫使部分区小队队员变节投敌，其余人员被驱散。

二、一九四五年农历腊月十八，在鲍振中、于老八、王子珍的精心策划下，纠集一百余人的反动武装势力，分别在下瓦房、杀虎营子地段对我炮兵旅进行设伏袭击，敌我双方激战近一天，最后被我军彻底击溃。

三、一九四五年腊月二十日，地主武装头子张国良、于喜孟、于世文等人，又在五区解放地纠集红枪会一百余人，在小牛群的东卡拉等地为非作歹，遭我围场县大队的围剿，当即毙敌四十余人，其余匪徒仓慌出跑。因红枪会的主谋者常善和于日前被我击毙，加之此次打击，从而使红枪会这一反动组织彻底崩溃。

四、一九四五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我热河省警备团，奉命开赴旺业甸，途中遭到土匪梁振山等人组织的商人武装袭击，在激烈的枪战中，魁盛堂药铺李掌柜的被我击伤后，其余敌人散了，我警备团开进了旺业甸街。

五、一九四六年深秋，大地主王化廷等人，

在一区的哈气沟设伏，使我区干部陈××、秦××被捕。

六、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我旗东部敌我双方战斗十分激烈，我军在收复平庄、古山等战斗中，旗内参战军民四百余人，参战和从事支前工作，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团，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我军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七、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至四七年五月十五日，计九个月的时间，五区（小牛群）先后就有三名区长、区委书记光荣牺牲。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围场县的土匪张凤山、齐国民等八十余人，乘区小队不在家之机，偷袭了区公所，常冶同志在与敌战斗中不幸牺牲，土匪抢走长枪十三支，烟土三百多斤，时隔不到三个月，即十月二十四日，赤峰猴头沟一带的土匪丁起柱等带土匪一百余人，再次袭击了五区区公所，区长臻明同志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区长班起云同志、在剿匪返回途中被土匪打死。更不幸的是，一九四八年农历三月，该区副书记李志民同志携带武器下乡，在白石台沟被村干部武登科摆弄枪走火击中死去。

八、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匪首李魁武带领“降队”（号称骑兵团）袭击二区政府，区长杨金鳌同志光荣牺牲。

九、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土匪伊相臣等一百余人，包围了古山村我正在下乡的区干部，在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使区委书记丁庆林、区长陈发根、民政科长刘跃同志被俘（后被营救出来），而区干部吴昆山同志当场牺牲。

十、一九四六年农历九月，三区的区小队内部出了叛徒，暗中勾结土匪伊相臣，里迎外合进行了叛变，杀害了我公安科员李唐峰，绑架了区委书记丁庆林、区长陈发根和区小队长纪宗富，伊匪在旺业甸横行了三天，后在县大队和部分县直干部组织的武装力量的围剿下，经过一天的激战，打死敌人三十八人，匪首伊相臣也受了重伤，在我地方武装的严重打击下；伊匪仓慌逃跑，从而收复了旺业甸。这次剿匪战斗中，我方有几名同志的鲜血洒在了旺业甸。

十一、一九四七年一月，国民党以两个师又四个团的兵力，并纠集当地土匪二百多人，沿大西沟对我旗疯狂扫荡，大西沟、王爷府、上瓦房失陷，活动在我二、四区一带的张国良匪队也进行活动，配合国民党扫荡。对此，我旗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全县军民和各驻军部队，经过五天的激战，毙敌二百余人，我方也伤亡了八十余人。

十二、一九四七年农历二月六日，又袭击了

我土改工作队，使九名村干部落于敌手，其中一人被打死。

十三、一九四八年后，随着东北地区的解放，我旗形势大有好转，当地的土匪大部分被歼，残存的土匪四处逃窜，在“报匪眼”、“挖匪根”的群众运动中，使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伊相臣，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按丹沟村吴春起家中被俘，在其原籍隆化县公开审判处决。同年十月，隐藏在西桥附近的土匪头子压五洋，被我西桥村主席张士连带民兵抓获。土匪头子张国良也从外地抓获处死。各地又发动群众大力收缴了土匪的枪支弹药，从而巩固了安定局面，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旗出刊的第三期“剿匪捷报”，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对敌斗争的情况。

我在旺业甸山区的战斗生活

丁庆林·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我由冀中奉命到热河工作。一九四六年一月调旺业甸（三区）任区委书记，负责开辟三区的工作。不久，陈发根、季宗富二同志也调到三区，我们共同组建区委和区公所，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一区小队。陈发根同志任区长，季宗富同志任区小队长，我兼任区小队政治指导员。当时，建西县委对开辟三区的工作十分重视，县政委王铁同志对我说：“三区是承赤要道的一个中心点，与围场、隆化、承德等县交界，是建西县的西大门，你一定要依靠群众把三区的工作搞好；这对稳定建西县局势起决定性的作用。”

接着县委的指示，我们当时的主要工作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复仇运动，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清算汉奸、特务的罪行，清除匪患、烟害，提高广大基本群众的觉悟和社会、政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充

分发动群众，我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忆三苦”活动：忆二十余年亡国奴的苦；忆集家并村的苦；忆烟害、匪患的苦。广泛宣传共产党解放劳苦大众的主张。这样一来，群众很快被发动起来了，村村都开了忆苦大会，揭露和控诉日伪的罪行。美林沟大营子村郭连海在忆苦会上说：“二十多年的亡国奴生活牛马不如，动不动就是国事犯、政治犯，集家并村，抓劳工，真是苦不可言。我们只有跟共产党走才能过上好日子。”他带领群众游斗了群众最憎恨的伪满村职员。五家村的刘景树带领群众控诉和游斗了日寇的忠实走狗、大地主——五家部落长伪满保乡团团团长刘子玉。群众运动迅猛异常，由清算复仇斗争发展到减租减息，矛头指向恶霸地主、伪满警察，部落长和伪保、甲长，他们往日的威风被打下去了，广大群众扬眉吐气。不到半年时间，除极偏僻的山村外，都建立了村政权、农会、妇女会，民兵等组织也相继建立。区政府所在地旺业甸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较多，为了把这部分人组织起来，还建立了工商会，德盛恒药店掌柜朱岚峰任会长。这些群众组织对团结人民，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打击敌人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清算复仇斗争和减租减息运动，锻炼和教育了群众，同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骨干分子，区委

不失时机地发展了一批骨干分子入党。如在旺业甸、前水泉、大营子、按丹沟、石山、两家、金家店等较大村庄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形成农村党的领导核心。

总之，旺业甸区的群众运动搞得是比较好的。对稳定建西县的局势和推动全县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了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我党指示暂时放弃一些地方和一些城市，采取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最后战胜蒋介石。七月间，我驻旺业甸的人民解放军杨苏纵队先后撤走，八月，我党撤出承德市。

国民党十三军占领承德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培植了一些地主武装四处骚乱破坏。最为猖狂的是伪警察出身的土匪头子伊相臣，伊匪经常活动在围场、隆化和建西县的按丹沟、茅荆坝一带，无恶不作，罪大恶极，被他杀害的我革命干部和群众就有五十余人，受害群众无计其数。伊匪不除，人民不得安宁。当时伊相臣是我们剿匪的主要对象。

旺业甸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南有新开坝、西有茅荆坝、北有草帽梁、滴水湖，地形险要，

森林茂密，历来是土匪聚集出没的地方。伊相臣自以为有国民党中央军做后台，活动日益猖獗，使三区的形势变得很紧张。为此，区委做了一些防范工作，如宣传我军撤出承德实行重大战略转移的意义，区政府财物（大烟、布匹等）都做了转移，并做了区政府撤出旺业甸打游击的准备工作，但仍有的干部对形势认识不清，表现得悲观失望和动摇，甚至有的人不辞而别。隐藏在区机关、区小队内部的投机分子也趁机而动。副区长牛玉林、区小队分队长付永发、司务长王国贤、县生产科尚永军、区一般干部程玉志、李德和王献久等人狼狈为奸，与土匪头子伊相臣暗中勾结，阴谋策划区小队叛变，妄图搞垮旺业甸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王国贤对季宗富说谎：按丹沟有人送信来了，土匪已进按丹沟。王要求回去（王是长林子人）侦察敌情。季宗富向区委汇报后，派付永发、王国贤二人去了解土匪情况。付、王二人走后，为防止土匪突然袭击，区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我和陈发根、季宗富，还有县工作组的林远、刘跃、李唐峰、陈子卿等人。会上有两种意见：季宗富同志提出乘敌人刚到，立足未稳，组织突袭，胜则胜，不胜即奔松树梁出王爷府大西沟向县支队靠

扰：李唐峰同志则坚决反对，他认为敌情不明，不能打无把握之仗。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我在会上提出两点意见：一、付、王未回来，敌情不明，区小队不能孤军深入匪区，打无把握之仗，肯定要吃亏的；二、当前形势很紧张，三区的工作好坏对全县影响很大，应立即向县委报告，请求县委指示，县工作组其他同志仍留三区协助工作。区政府暂撤出旺业甸，转到岗子、两家一带向一区靠近。于当日晚，区机关、区小队和县工作组的同志都转移到了岗子村，并规定了如发生情况的集合地点、号令。

事后查明，付永发、王国贤借侦察匪情之名，行报匪之实。他们回到长林子便秘密与土匪头子伊相臣勾结在一起，密邀伊匪到长林子姓高的（地主）家。把区机关和区小队的情况全部泄露给敌人，并向伊匪讨价还价。伊答应把区小队暂编为“热北骑兵第一团第三连”，委任付永发为连长，王国贤为副连长。十月二十日，付、王从长林子回来时，先到北乌梁苏三节地程文志家，伙同程文志、牛玉林、王献久和伊匪派来的密探任凤超，进行密谋策划。而后，付、王二人回到岗子村，见到季宗富就说：“伊相臣是配合国民党来的，中央军已占领围场，前锋已到达草帽梁，伊相臣把革命家属都抓起来了，参加革命

的人不回去，就把他们的家属杀掉。”当时，我们对付、王二人说的情况有怀疑，认为其中有诈，并提出对他们要有所提防。但没有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又没有对付、王二人采取控制措施，致使当晚他们策动了区小队叛变。王国贤利用与季宗富同住一屋之便，首先抢了季的手枪，然后上来六个人把季捆起来，使区小队失去了指挥，队伍很快被付永发、王国贤控制。李唐峰同志当场牺牲，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被俘。我和张振阁听到有枪声，立即登上了岗子后山的集合地点，等了一会儿没有人上山，就听到了村子里一长一短的无敌情集合哨。我误认为是有人枪走了火，于是又回到村里。这时，区小队正在集合，季宗富破口大骂：“贼羔子们造反了！”我当即意识到情况有变，但骂声未落，吴春超、胡宝财等人已把我死死抱住，反抗已经来不及了。

当日晚，叛变的区小队进北乌梁苏三节地，到程文志家。付永发、王国贤对不明真象的战士施加压力，煽动他们去投靠伊匪。开始我和陈发根在一起，季宗富我们三个人又被关在一起，季向我汇报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他说：“付永发、王国贤、牛玉林、王献久等人在程家开了一个会，牛玉林、王献久提出把我们三个哈灭掉，口里人有反骨。你看怎么办？”我分析了当时的

形势，认为他们策动区小队叛变是要投靠伊匪，在没有见到伊相臣之前是不会轻易把我们杀掉的。此外，有一部分战士不明真相，他们如果现在真要杀掉我们，这个队伍他们不可能带走。尽管当时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头，但我们总觉得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设法战胜敌人，保存革命力量。我当即提出三点意见：第一、现在我们不能考虑自己如何脱身，一定要把这场叛变与反叛变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坚持到底，否则形势会变得更坏；第二、付、王二人是策动叛变的主犯，今晚要设法把他俩干掉，队伍我们还能带回去，这个任务由季宗富去完成，如不能实现，也要利用矛盾积极工作，寻找机会把区小队带回一部分；第三、采取将计就计的办法，把伊匪的情况搞清楚，为彻底消灭伊匪做好准备。陈发根、季宗富都同意我提出的三点意见，并作为区委的决议定下来。我们三人都表示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使革命事业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

由于付永发、王国贤防范较严，当晚没有把他们干掉，形势变得更加严峻。第二天天亮前，付、王二人把“区小队”拉到长林子村住下，早饭后，县工作组的陈子卿同志对我说：“付永发要放他们回去。”我说：既然放你们就快走，夜

长梦多，以防有变。我向陈简单讲了在三节地区委的三条决议，要求他回县后向县委汇报，请县委指示，陈说一定办到。陈子卿同志回县后，立即向县委王政委汇报了区小队叛变情况和我们的三条决议，王政委听了汇报后，对我们的三条决议很满意。

“区小队”住长林子村，伊匪住按丹沟，两地只隔一道河，付、伊不住一地，伊匪既没有举行受降仪式之类的活动，付永发也没有把我和陈发根、季宗富交给伊匪，只是到长林子的当天上午，伊相臣带几名土匪到长林子给“区小队”开了一个会，宣布叛变后的区小队编为“热北骑兵第一团第三连。”付永发为连长，王国贤为副连长，号称连副。当时的情况很清楚，他们双方都互有戒备，谁也信不过谁，都怕被对方吃掉。到长林子后，我和陈发根同志由吴春超等人看守，季宗富被单独看守，但看管的不象开始那样严了。季宗富设法找我谈了“区小队”的情况，他说：“现在有的人正站在十字路口，等待观望，可以做工作，但难度很大。”他又很着急地说：“都两天了还没有个结果，你看怎么办呢？”我告诉季要沉住气，急躁会误大事，一定要冷静，设法取得付永发的信任，以便开展工作。二要利用付、伊之间的矛盾，最后达到我们

的目的。其实，当时我的心情也很着急，但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接近伊匪，搞清他们的活动情况，然后给其以沉重的打击，拉回队伍。根据当时的情况，我认为有办法，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打着付永发的旗号，让付永发派人跟我们到按丹沟以看伊相臣为名，达到探听伊匪虚实的目的。然后设法与按丹沟两个党员（刘殿元、张义）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情报直接送到县委。当和付永发提出去按丹沟看伊相臣的要求后，他又不让去，但又害怕，一怕我们搬兵来打他，二怕我们和伊联合把他吃掉。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和季宗富就这样以看伊相臣为名，来到了伊匪驻地按丹沟。付永发派了几个人后边跟随监视，当我们行至街中心药店门口时，伊相臣如临大敌，大声吼叫：“机枪连集合”。随后，又响起了集合哨，把他们的人马都集合起来了。伊以为这是在向我们显示他的力量，实际上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等于我们检阅了他们的队伍。从伊匪的实力看，人数、武器装备都超不过区小队，他根本就没有机枪连和什么重武器。

当时，伊相臣要枪毙季宗富，季就大骂说：“我现在二十六岁，再过二十六年又是一条汉子，你看我那儿值一个枪子钱？就来一下

吧。”我轻蔑地对伊说：“你害怕了？何必这样大动干戈，我们只不过是前来拜访你。”伊相臣也确实害怕，就把我和季宗富关起来了。但是，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伊匪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摸清他的活动规律，并和刘殿元、张义取得联系。当时，付永发、伊相臣和我各怀心腹事。付永发尽管派人跟随监视，但仍不放心，他又很快亲自带一部分人来到按丹沟把我们要回。在回长林子村的途中对我们说：“怕你们出事，如果你俩有个好歹，我就把队伍带来和伊相臣拚了。”付说的显然是假话。季说：“就怕你没这个胆量。”但可以进一步看出，付、伊之间的戒备很深，都想吃掉对方，自立和壮大自己的山头。

十月二十三日，伊匪和“区小队”分别由按丹沟、长林子来到旺业甸，自以为三区从此就是他们的天下了。我当时急于寻找机会把情况报告县委，在伊匪和“区小队”去旺业甸的途中，路经美林沟大营子时，伊匪前边已进了旺业甸，“区小队”在大营子休息，我抓住这个机会，在季宗富同志的掩护下，给县委写了书面报告，并由季宗富找我们的基本群众送到县委。报告的原件我找不到了，经回忆其内容是：伊匪的情况和伊、付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打算；对伊、付进驻旺业甸后情况的估计，并请求县委速派人来与我取得

联系，以便采取行动。

伊相臣进驻旺业甸后，没有住原区政府大院，而是住在了德盛恒药店，其他土匪分住各户。土匪明抢暗夺，无恶不做，闹得旺业甸人民不得安宁。“区小队”住在旺业甸西营子，季宗富被关在郭家店，我和陈发根同志被押在旺业甸西营子长发店，付永发派梁振山等人看守，不准我们与“区小队”接近。梁振山是美林沟木头沟人，伪满时当过村自卫团团长，日本投降后他表现不错，组建区政府，开辟三区工作时曾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情况。我对他说：“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要是当了土匪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一番工作，梁说：“是付永发把我找来的，让我给他出力。“区小队”和伊相臣的力量差不多，伊相臣不敢轻易张口。付永发进旺业甸后，很可能自立山头。当土匪名声太坏，现在“区小队”有的人左右为难，想回家……。”从梁振山提供的情况看，我分析伊、付暂时不会合流，如果我军马上攻打旺业甸，“区小队”不会站在伊方与我为敌，因此，在旺业甸消灭伊匪时机已经成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时我很着急，一是急于见到季宗富，设法亲自到“区小队”驻地做“区小队”的工作，为我军剿灭伊匪做好准备；二是急于和县委取得联系，报告伊匪和“区

小队”到旺业甸后的情况，迅速制定剿匪的行动计划。

旺业甸区小队叛变，建西县的形势急剧变化，县委、县政府决定打游击，撤出王爷府，并把平息这一事件做为主要工作。当县委接到我的书面报告后，了解了伊匪的情况，立即做出决定，带领县支队攻打旺业甸，彻底消灭伊相臣和付永发。在我的第二份报告还未来的及送出，战斗就已经打响了。

十月二十五日晚，天阴得象涂上了一层黑漆，雪下得很大。突然，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空，剿匪战斗打响了。“区小队”一枪未发就逃跑了。伊匪们一听到枪声，立刻乱得象一窝蜂，有的抱头逃命，有的甚至在这时还抢夺人民的财物，也有的负隅顽抗。我县支队在县委和县政府的直接指挥下，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剿匪战斗的胜利，有四十名土匪被击毙，匪首伊相臣身负重伤后溃逃，后在按丹沟被我抓获，处以死刑。

多行不义必自毙，策动区小队叛变的主犯都受到了人民的严惩。尚永君在旺业甸剿匪战斗中被抓获，在群众愤怒的声讨中，被就地处决。牛玉林、付永发、王国贤等罪犯也先后被抓获归案，处以死刑。

这次事件，仅仅经过五天的时间就平息了，建西县的形势立刻好转，全县人民对赢得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一战充满信心。

为开辟旺业甸工作和旺业甸剿匪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注：

丁庆林，河北省新乐县人。一九四六年一月任建西县三区、五区区委书记，喀喇沁旗委宣传部副部长，青委书记、旗委委员。后调往承德工作，现离职休养。

我在财粮科工作的几点回忆

白 继 先 *

一九四六年二月热河省政府鉴于喀喇沁右旗蒙、汉族集居的实际情况，实行了属人主义的蒙汉分治，即在设旗政府的同时在喀喇沁右旗设置建西县，建立了建西县政府，县政府组建后，我任财粮科科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取消蒙汉分治旗县政府合并为喀喇沁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财政、粮食分设，我任财政科科长，至一九四八年四月，调至县委工作。

县政府本着精简的精神，先设了公安局、民政科和财粮科，后来又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设了实业科。当时县政府的组建正处于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县政府的主要工作既要发动群众进行民主革命，又要恢复生产，建立基层政权组织，还有支援前线的任务。这些都需要财政方面的支持。

财粮科初建时只有两名干部，条件苦，任务大，至一九四七年才先后增调进六人。最先是张思隆（后任喀喇沁旗委书记）和金凤亭（后来调

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又调哲盟工作），以后又从区里调来王培德（后调承德地区工作）和郑家彬（现任喀喇沁旗政协副主席），吴桂兰工作一段后又改做其他工作了，还有个公务员。这些同志为革命事业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为了游击环境的需要，科里还备有马驮子供机关转移时驮载现金实物（军鞋、袜、羊皮等）。

解放初期，也是财政困难多的时期，当时为了支援前线不仅要保证野战军兵团驻我旗县境内的供应，还要保证地方部队的供应以及各级党和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公用经费和干部的日常生活费。

当时实行供给制，干部每人要月发少量津贴费和一定数量的日用品，干部下乡吃饭发菜金粮票。为此从一九四六年秋到一九四八年每年要征收公粮1000——1200万斤，由旗县统一部署，分级征收。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每年还征集军鞋10000万双，布袜、毛袜5000余双，解决部分野战军和县支队、区小队战士的鞋袜供应。为支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地方治安，旗县各蒙汉族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为适应当时环境，县财粮科按上级政府规定发行了地方粮票，由科里自制刻版、油印。这样既解决了军队的部分供应，又便利了地方干部下乡活动时的需要，

解决了当时粮食储运方面的困难以及个人携带实物的麻烦。群众持有的粮票既可予交公粮又可兑付现粮。

为了开源节流增加财政收入，保证部队、地方、国家机关干部的供应，后来在财粮科下面设立了生产科。开设了被服厂、制鞋厂，分别给军队、地方干部缝制鞋子、被服。还开设了中药铺、商店等。这对增加财政收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注：

白继先，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坯场子人。历任建西县政府管理员，县政府财粮科科长，建西县委秘书。喀喇沁旗委宣传部部长、旗长。中共赤峰县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自治区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现离休。

我在楼子店武装游击队 的战斗经历

江 洪 涛 *

四十年过去了，想起建中县楼子店六区的武装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斗争情景，还是记忆犹新。

楼子店六区开始是建平县所辖的一个区，国民党发动进攻前，为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改为建中县六区，同乃林、平庄、西桥三个区接壤，是从东北通向赤峰的公路要道重镇。

抗日战争胜利后，前来开辟工作的何祖福、赵文敏、田鸣等同志开始先到了平庄，紧接着到了楼子店。白玉龙同志任楼子店区区委书记。我那时是个学生，念完书后正在家务农。他们宣传共产党主张，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动员群众起来，成立农民协会。这些新鲜的革命道理吸引了我，我看到了他们那朴实、平易近人的态度，很快我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开始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正当农民协会热火朝天地进行减租减息的时候，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敌人开始向建中县发动了进攻。区委接到党的保存革命力量，立即进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区干部迅速组织了武装游击小队。我当时参加了由区委书记白玉龙、区长朱士言同志、县里的张同志组成的小队。形势十分紧迫，没过几天，国民党进攻的炮声轰隆隆地传了过来。我们游击小队向山区预定的目的地出发了。从楼子店翻过一座双石龙大山，到大营子川的窑沟村，然后由窑沟村姓宋的民兵领路，向人烟稀少的胡家沟走去。我们每个人身上只带一个小挎包、粮袋、短枪、手榴弹，走起路来也算轻便，一天多的时间就到了胡家沟。这趟沟有五、六十里地长，两边是高高的大山。在沟脑处的底下住着一家姓胡的人家，他们家很穷，仅有几只羊和一条大黑狗，窗户框是秫秸杆绑的，上边糊的纸也支离破碎。三间破土房，腾出一间来给我们住。这趟沟虽然很深，但翻过大山，东边就是通赤峰公路的川心店村。我们刚到胡家沟，就看见空中的飞机隆隆吼叫着盘旋，“笛笛”的汽车喇叭声，炮声也从远处传来。我们四人白天上山，黑夜下山，昼伏夜出，在大山里周旋。

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我们让胡家的大儿子去

楼子店街上买几张窗户纸和盐，顺便看看国民党军的动静。晚上他很晚才回来，他说，楼子店全是国民党的军队，枪炮都是美国造的，过几天还来这里搜山呢。情况真的愈来愈严重了。没过几天，我们几人分两个小沟正在山上隐蔽着，沟的对过有胡家的小儿子放羊。忽然，山顶上嘎嘎地响起了枪声，我们抬头一看，有数十个戴着钢盔的国民党军，端着枪在山顶上到处张望，还乱打着枪，其中有几个国民党兵向我们的头顶方向走来，边走边打枪。我们几个人走是走不了啦，一站起来就会暴露目标，只有把手榴弹盖打开，紧紧地握在手里，准备拚他一场。

一步、两步，再走就看见我们了，我们憋着气盯视着，突然，他们停住脚步，向放羊的小孩喊话：“喂！你们这有八路军吗？”胡家小孩眼睛一转，机智地回答：“没有、没有，不信你们下去看看。”国民党兵听说没有，便转身向山顶走去，我们几个这才松了口气，这时，我们发现白玉龙同志不见了，正当我们沿着山沟寻找时，发现他装作打柴人身背着一捆柴草正向胡家行走。原来，他发现山顶上有敌人，他就顺沟而下，马上到柴草垛拾起一捆柴草走了，以此来掩护我们。太阳落山后，天很快就黑了下来，我们又回到了胡家，我对胡家的儿子说：“你真勇

敢，真是好孩子。”他把头一歪，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秋天的夜晚，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有些凉意，羊圈里的羊在咪咪地叫着，胡家沟沉浸在一片寂静之中，我们吃罢晚饭，到山坡上坐下来议论着白天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些愁虑、焦急，白玉龙同志告戒大家说：“我们要高度地警惕，要随时准备应付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天夜里，我们谁都没睡好觉，约莫过了大半夜，院子里的大黑狗突然叫起来，我们马上起床到房后隐蔽，明亮的月亮挂在天空，从低处向山背望去，什么都能看得见，我们警惕地向四周观察潜听着，突然看见从山顶上走下两个人影，越走越近，狗疯似地叫着，不大功夫，这两个人就来到了沟的对岸，轻声喊着：“我们是来送信的，你们这有咱们的同志吗？”我们一听，是自己人，于是我们就迎上前去，把他们引进了屋，拿出信一看，原来是政治处赵文敏写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让我们在天明以前赶到头道营子村，于是我们在胡家的大儿子带领下，连夜就出发了。我们翻过东山，就是国民党的占据区，我们秘密地穿过敌封锁的公路，直奔山间小路。张同志是近视眼，夜间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的，不时发出响声，我们很担心。山村中的狗咬了一阵子，我们很快就绕过来

了，夜间走山路，加上路不熟，不知绕了多少个湾子，终于在天明以前赶到了头道营子村。我们很久不与县、区同志们见面，见面后非常亲切，谈笑风声，个个脸上堆满了喜悦的笑容。后来，赵文敏同志对大家说：“我们集中起来的目的是，要转移到林家营子深山中去，到那开展武装游击活动，并告戒大家：八路军没有走，仍然和群众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同志们听后，精神都振作起来。

国民党军队来后，为反动地主撑了腰，他们纷纷纠集在一起，出枪的出枪，出马的出马，出钱的出钱，组成了地主武装——大团。仅楼子店就组成了以大地主魏显庭、张爱国为首的两个大团：魏显庭及其儿子拉起的大团，骑着高头大马，跃武扬威，横行乡里，饿狼似的疯狂向农会干部和贫苦农民进行反扑，在楼子店街，从东到西，挨户清剿农会干部的家。反动地主赵××的老婆，领着大团挨门挨户向农民反攻倒算，气焰十分嚣张。一天夜晚，我武装游击队去楼子店活动，我到家一看，炕上被褥被抢走了，柜上面的摆设给砸碎了，连门帘子都被摘去了，院里的牛、驴被赶走，这还不算，我三哥也被他们抓走了。当时，大团头子魏显庭对我母亲说：“限你三天之内把你的儿子和枪都给我交出来，不然就抬着

棺材来见我。”那天，他们还抓走了干部家属杨××的老人，把他俩捆在一起，分别拴在两匹马的脖子上，随着大团的马队，连跑带拖地走了五十多里路。我母亲急了，连夜到林家营子找到了游击队政治处领导，诉说了大团抄家抓人的罪行，赵文敏等同志安慰了老人，并告诉他营救我三哥的办法，就这样，在上级领导的帮助下，用了两石小米的钱，由本村头面人物出面才保回了我三哥。但我三哥被大团抓去后，在严刑吊打下，人已经折磨的不行了，回来后经我母亲长时间的调养，才勉强保住了生命，但人已经是残疾了。杨家老人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武装游击队同大团反动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常深入边沿区向群众宣传。有一次，我们半夜抓获了大地主赵××的老婆，根据她的罪行，就地进行枪决。还有一次我们深夜深入到马架子村找到了带领国民党大团清剿我革命干部家属的特务刘××，当即把他抓了起来进行了处决，从而，保护了群众，振奋了人心，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国民党长不了啦！

国民党军队占领西桥、乃林、平庄等村、镇后，当时大团的矛头主要是企图寻找山区的共产党游击队，扬言半年之内要消灭游击队。有一次我们游击队在三道营子林家大院开会，会上田鸣

同志正讲话，忽然我哨兵来报，说发现一队人马，尘土飞扬从四道营子方向赶来，田鸣同志立即指挥全体同志向东南山撤退，抢占有利地形，当撤到河套时，被大团追上，游击队给敌人猛烈还击，边打边撤，最后撤到山顶。这次激战，除田鸣的一匹白马被敌人得去外，敌一无所获。

一九四七年秋，我们刚住到十家村西；大团沿着十家后沟分两路包剿下来，哨兵刚刚发现山顶上有敌人，村外的枪声就响了起来，我们立即冲了出去，正当顺着石头墙往外突围时，何祖福政委骑的马咀部受伤，政委从马上跌下来，警卫员大王救起政委就往外冲，后发现枪声逐渐稀疏没多少敌人了，我们又从村东头住的县大队包围回去，与敌展开激战，这次战斗活抓敌人一人，白玉龙审问时他说：情报说只有几个区丫子，不知道有这么多人。”

一九四七年冬天到了，大雪封山，寒风刺骨，国民党正规军配合大团分三路向林家营子扫荡，其中一路是从松树梁方向进山，途中与我区区长朱士言率领的区小队一个班相遇，为争夺一个山头，区小队长和全班的同志都光荣牺牲了。一路从上沟向林家营子逼近，与我县大队的一个班展开激战，该班为掩护县长方汝民同志等撤退，全部光荣牺牲。另外一路是从东山向林家营

子围剿，当上沟之敌和东山之敌接近林家营子时，我和其他几个同志正在林家营子后山执行任务，突然接到命令，让我们撤到二道沟，大雪一米多深，路也看不清，只好连滚带爬下来，跑得我又吐一阵血。二道沟有好几里地长，高高的山梁，与林家营子相望，我县大队全部武装力量，居高临下，摆下了天罗地网，敌人在下令集合后，接连向我方射击，我方步、机枪各鸣，给敌人以有力还击，在我猛烈打击下，敌人死的死、亡的亡，慌忙向林营子后山松树梁方向逃窜。太阳就要落山了，白玉龙和我骑着马飞奔到十家的前山找到了朱士言和汪永丰等同志，安排好掩埋了牺牲同志的尸体，又回到了林家营子。当夜我们就转移了。来到了公爷府川热中地委所在地四十家子，休整了三天，遵照地委：“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指示，于第四天我们又返回了林家营子山区。林家营子山区人民和武装游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一九四八年终于取得了胜利。山区人民和武装游击队舍身之死，不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尤其是山区人民同游击队的情意使我永远不忘。

前排左起：

朱士言 曾任楼子店区区长
白玉龙 曾任楼子店区委书记
暴 荣 （江洪涛）
韩 佐 曾任平庄区委书记

后排左起：

刘玉荣 曾任平庄区区长
黄凤鸣
赵文敏 曾任建中县委宣传部长

1947年摄于建中县太平地村（平庄）



注：

江洪涛（原名暴荣）历任建中县六区区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区委副书记，建西县八区区委书记。中共喀喇沁旗委机关党总支部书记、宣传部副部长。后调往承德工作，现离休。

建中县委开展对敌斗争劝降

国民党降队反正工作

李士英、田 鸣口述 钱玉珩 杨 森整理

喀右旗东部原属建中县（包括平庄、乃林、楼子店、西桥四个区）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农历九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次占领赤峰后，建中县部分地区成了敌占区。敌我斗争十分激烈，平庄一带驻有国民党九十三军一个团。他们凑合了当地一部分反动地主成立了“还乡团”，不断向我方袭击，疯狂捕杀我县、区、村干部，抢粮、奸污妇女无恶不做。我建中县委根据地在上家的长皋沟、林郎营子一带山沟里。当时，县支队（包括县、区干部和四个区的区小队）只有二百余人，开展对敌斗争困难较大。当时我党的政策是“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全靠打游击夜间活动较多。对罪恶极大的土匪、恶霸多数在夜间去捕捉、镇压，慑服敌人。

在平庄地区有几股土匪，小五家反动地主土

匪头子张爱国（回民）他有土匪六十余人，新安屯土匪头子孟显军有五十余人，七家土匪头子李长春四十来人。还有一个“二嫂子”匪队，一百余人，老四家大地主匪队头子张从，有四十多人，这些匪队都经常和平庄一带搔扰，到处打骂群众，抢、拿无恶不做，民情极大。

当时，我平庄区干部仅有二十余人，在区长李长功，区农会主任李世英的带领下按着县委的指示开展了对敌斗争。

土匪头子张爱国、张从是大地主，土匪头子李长春是伪满平庄警察署长，孟显军当过我农会干部后叛变，他们的匪队组成人员是抓的民兵和受蒙蔽的群众，威胁他们参加的，此外还有一些农民子弟。因此，他们的匪队大部分是一些基本群众。当时建中县委决定对张爱国、张从等反动地主、土匪头子坚决打击，对李长春、孟显军匪队头子要积极争取劝降，做其反正工作。县委为了便于掌握敌情，开展对敌斗争，按区划分组成了游击小组。刘玉荣一个组掌握美丽河一带；白玉荣一个组掌握西桥一带；朱士言一个组掌握楼子店一带；李士英一个组掌握平庄一带。李士英这个组成员有：七家曹文祥、曹文焕，马蹄营子任树青、任树明，犬三家杜占山，十二脑的刘景三，古山子的郭振江等。十大份伪甲长袁向臣国

民党时又当保长，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在一九四七年初，李世英同志带小分队夜间摸进他的家，从门坎子底下钻进去，先到他的雇工、伙计屋内叫他们不要动，按屋搜查，将袁的亲属都集中到一个屋内，寻找袁向臣没搜着。将他家为国民党军队准备的肉、面粉弄了三驮子送回县委根据地，把他家的布匹分给了无衣穿的贫雇农。另有古山村大地主邢玉文杀害过我村干部巴守廷，李世英带小分队五人夜间摸进他的家，邢玉文跑了，后把其同谋人古山大庙和尚枪毙。反动地主、土匪头子张爱国因他杀人心狠，阴险毒辣，李世英带小分队夜间到小五家摸进他的家，将其抓获，将其枪毙。这些活动，严厉地打击了反动地主、土匪、恶霸的嚣张气焰，群众满意。还有：乌拉乌苏姓李的大地主，他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小分队夜间到他的家将其捉住要杀他，后因需要利用他，小分队带他十多天，经教育要他不再做反人民的坏事，将他放了，回去后他确实老实了，再也不敢给国民党通风报信了。

在一次县支队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搜索连”，活捉了副连长等八人。形势进一步好转。当地反动地主武装、土匪已经动摇，他们有的要求向我方联系，土匪头子李长春给我县支队副连长（是李的表兄弟）捎信，愿与我方取得联系。

土匪头子孟显军要求与我方联系。县委分析了该匪队的情况后，报告给地委敌工部，经同意派李世英同志与敌方接触，做其反正工作。

在一九四六年冬，做了降队头子孟显军的争取工作。因他当过我农会干部，所以我方利用兴隆庄姓张的地主给他送信，交待我党的政策。过几天后孟叫姓张的给我们送信说：抓住他们人不要杀，还说有机会见面谈谈。他来信后，我们向县委汇报了情况，县委说，可以和他們联系，促其反正。其后，又通信，他要求见面。我方考虑可以见面，但是得有保人，约定条件和地点。孟提出保人是姓张的大地主，我方提出保人是白旗营房郑连芳（是中农、两面派人物）。地点就在白旗营房郑连芳家。谈判的时间是夜间，双方条件是：不许带枪、马，不许带人，保人也愿意这样。后将双方定的条件向县委政委何祖宣、县长方汝民、组织部长田鸣、宣传部长兼敌工部长赵文敏等同志汇报。经领导研究提出：枪、人都要带，可以把去的人提前埋伏起来，带枪要藏起来。经过准备，挑选了四个人，有：大三家杜占山、田起荣；还有马蹄营子任树明；七家曹文焕由李世英带领及通信员程海。去后，三人埋伏在郑连芳门前小山包后，一人埋伏在大门口。李世英在门口看着郑连芳院内有两匹马，知道孟带

着人，李也带上通信员。郑连芳出来时，李的通信员在后离李十几步远。李和郑连芳一同进屋一看，没人，知道有事，李马上退出，这时从两侧出来两个人，抓住我的手。孟站出来说：“我们多心了，你们不打，我们也不打”误会。当时，双方进屋坐在八仙桌子前，开始谈判（双方保人也在坐）。孟说：“国民党和八路军是敌对的。”李世英说：“咱俩是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敌对的”。孟说：我要求的条件：“抓住我队员和家属不要杀，也不叫国民党知道”。李说：“我们保证，今后抓住你们的人一个不杀，但是你们打仗时不要直接打，枪要往天上打，对中央军的活动情况，你们得向我们报告”，“通过双方保人传递，我们八路军方面的宣传品，你们给投到国民党军队院内”。这些条件孟都答应了，当时，他又向李介绍，在平庄、古山、山前等地，国民党军队各有多少人。

双方说完后，就在他家吃饭，他把李的通信员的枪（套筒子）要去，又把他的通信员用的“马三八”给了李的通信员，又给了一袋子子弹，他说以表诚意。我俩又把各自带的枪交换过来，这时我提出外面还有四个人，你多心，我们也多心了，又把四个人叫来一同吃饭。说话中，孟又提出给他一个证明，保证抓住他们的人不

杀。我说得报告上级。后来李将谈判的情况汇报给县委，县委同意给他发了证明。他通过姓张的大地主和郑连芳转递了国民党军队的活动情况，并把我方纳宣传品带到山前投入国民党军队里。以后，孟的匪队驻在一个地方不活动了。李长春匪队由于孟的影响，也准备向我方投降。

一九四七年四月，我军攻打古山七天七夜。我十三旅后又补充十六旅，打垮了国民党九十三军一个团，这次战役结束后，平庄地区彻底解放了，剩余的匪队都逃跑了，惟孟显军匪队不但不跑，五十余人就地解散回家。他们交给我县大队各种枪三十余支，马三十五匹。李长春也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全部向我投降，枪支、马匹百余件交给我方。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建西县 参加的几次战斗

刘绍武忆述 木 斯整理

在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八路军三十旅奉命去打平庄和古山之守敌。我们的部队是从赤峰开过来，到喀喇沁右旗王府一带。在三把火、上瓦房打击了部分敌人后又从陈家沟下去，经头道营子到达平庄。部队到达后，即将古山、平庄包围起来。

敌人驻守在古山、平庄一带有一个团的兵力，是国民党部队九十三军一六二团；团部和一部分部队在古山。平庄驻着敌人一个机枪连，热水汤驻有敌人一个营。当时，敌人的气焰相当嚣张，依靠他们手中的美式装备，不把我军放在眼里。从我们截获的敌一六二团团长给他上司的电话中得知，他的上司曾问他要不要援兵？他说不要，只要把枪支弹药运来就行了。又问他我军有多少部队，他说就有一个三十旅。并说：这个三

十旅的兵都是新兵，没有打过仗，有几个老兵也不多，武器也都是些破烂不堪的步枪，没有重型武器。并吹嘘说：莫说是一个三十旅！就是五个三十旅也不在乎。

我军到达平庄以后，上级首长即将部队布置开了，将古山、~~平庄~~包围起来，主力部队都集中在打古山方面。然后由我军十七旅调出一部分配合我部攻打热水汤，计划七天七夜把平庄、古山打下来，并逐级下达了战斗命令。那时，我在旅部侦察连当武装侦察排长。我们连当时在北边的战壕里。战斗打响后，敌人的火力很强。敌人使用的钢炮、平射炮、六〇炮，都是头几天运来的美国武器。我们的武器不精，弹药也不充足，全靠人往上摸，摸到敌人跟前，用手榴弹打。

那时，我军有一个炮兵旅，从赤峰往平泉方面开进，我们就借了他们一门炮，准备在战斗中使用。这门炮是从楼子店拉过去的。在距离古山子北边战壕东南角有道围墙，墙上有一个豁子，敌人在这里放了六挺重机枪封锁。这时我们的炮已经用不上了，因为距离太短，为了突破这道封锁线，旅部下达了“必须拿下来”的命令：各级指挥员都亲自带队，组织人员往里攻，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人，突破了封锁线。但是，伤亡较重，我方牺牲了一部分人；我们的老连长

，在延安时就是连长，到这里以后是一营营长，他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我们的部队攻进村子以后，敌人大部分已被我们消灭。就剩下北面的一个角了。这里有几处院落还被敌人占据着，但敌人不太多了。这个时候，敌一六二团团长自己化妆逃跑了。这次战斗只用了五天，比原计划提前结束了。

配合敌人这次守古山的还有十多个土匪“降队。”他们在靠村子的东南角方向与我军交火，当他们看到他们的主子已被我军消灭，就偷偷地顺飞机场爬出去，奔黑水、坤都苏方面逃跑了。当时，上级就把我们连从战场上拉下来，追击这股“降队”，当我们追到离坤都苏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我的身体就支撑不住了。连队的同志用担架把我抬到坤都苏，放在围子外面的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为了追击敌人就走了，给我留下一个战士伺候我。村子里有个民兵排长，姓陈，（叫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把我抬到他家，给我治病，并负责我的安全。过了十多天，我们还不知道土匪已经进了围子，前院、后院都有，就是没有到过我住的这院子里来。到了二十四、五天后，我们的部队从朝阳经天义来到这里，派二排长带着几名战士来接我，用担架把我抬到赤峰小木营子医院治疗。住了十多天院，我的病不见

好转，部队又把我接回去了。原因是：我所带领的那个排，多数是从别的排编过来的，都是新兵，个别人革命意志不坚强，开了小差，有的犯了错误，旅部决定让我回来很好的抓下我那个排的工作。

不久，我们的部队改编为十六旅。九月份，部队去攻打宁城县小城子，在这次战斗中，消灭和俘虏敌人两千多人，击落国民党飞机一架。战斗结束以后，上级派我把俘虏兵押送到乌丹。回来后，部队又开始打乃林。这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参加了这次战斗，打乃林那天，风大，风沙打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在攻打火车站附近水塔时，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拚起了刺刀，牺牲了不少人。最后把敌人打的剩下一小部分跑到乃林街里的大房子里面去了，在我军猛烈的攻势下，敌人很快就要投降了，可是就在这时，从天义那边来了敌人的援兵，把他们救跑了，战斗也就结束了。

在攻打二龙时，我们连驻在天义的岗岗营子，敌人在天义，打的那天，敌人摸上来了，我们的部队开始往后撤，大部队在九头山，旅部在七棵树。我们班由副指导员带着在一棵树坚守，阻击敌人。由于敌人太多，阻挡不住，敌人把一棵树包围了。七棵树旅部受到很大的威胁。我们

班在一棵树也被敌人包围，敌人打到跟前，就拚开了刺刀，展开了白刃战。由于敌人太多，我们这个班算上副指导员一共十五个人，被敌人打死的、抓去的，就剩下我和一个从锦州新入伍的战士。敌人把副指导员抓到朝阳后被杀害。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和那个新战士赶紧从围墙上跳出来向村子外跑去，就在八家附近的高粱地里骨碌下来了，然后顺着烧锅地奔西桥，转到小城子，三天后才找到部队。

以后，我们部队去打凌源，这时我的身体不太好，领导就派我到后方训练新兵。于是就来到喀喇沁罗营子这地方，训练一个连的新兵。训练结束以后，让我将这部分兵带到八里罕去编队。部队在前方俘虏了敌人一个保安队，也带到八里罕来，上级又派我和一部分人把这批俘虏押送到乌丹，我从乌丹回来以后，部队去打隆化泰山，就派我在后方押担架，从前线往三家、陈家沟送。这次战斗结束以后，又让我到东瓦房训练新兵，新兵训练好以后，部队就开到锦西。到了锦西张家屯这地方，部队首长又把我调到河北省遵化县训练新兵。

一九四八年春季，部队在吉林省八面城开始了大整训。这时，我的身体不行了，干不动了，从此复员。我的意思是回老家贵州。上级不许

可，因为关内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解放，这样，我才来到喀喇沁的罗营子村。

我旗的土地改革运动

王甫仁

我旗在解放前同全国各地一样，由于长期处于封建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劳动人民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失去了土地或仅占有少量土地，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贫苦农民虽然成年累月的劳动，创造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初，据二道营子、三道营子、后窑、后美丽河、十大份、岑上、孤山子、北七家、喇嘛地、大三家等十个村（当时属于建平县，同年九月划归建中县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建中县合并于建西县）的调查统计，各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如下：

阶级	户	占百分比	人口	占百分比	土地	占百分比	每户平均(亩)	每人平均(亩)
雇农	585	22.4	2,929	20.6				
贫农	1,272	48.5	5,292	41.0	15,581	18.8	12.2	2.9
中农	525	20	2,883	22.7	23,962	28.8	45.6	8.3
富农	169	6.4	1,185	9.4	14,250	17.1	84.3	11.9
地主	72	2.7	644	5.2	29,318	35.2	407	44.1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占农户百分之九点一的地主、富农占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三；占农户百分之二十的中农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占农户百分之七十点九的贫雇农只占有土地的百分之十八点八。

由于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广大的贫苦农民只有向地主、富农租佃土地，别无生活出路。据统计，当时贫苦农民每年要缴纳五千万斤地租和四百六十万斤蒙租，终年劳动，不得温饱，生活极端贫困。为了解放生产力，改变农村生产关系，使劳动农民摆脱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势在必行。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土地法大纲》中规定：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根据这一规定精神，于1947年冬在全旗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地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运动。

一九四六年春我旗地方党政军一方面领导全旗人民坚持对敌斗争，一方面根据中共中央“五

四指示”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清算复仇。采取的方式是：清算伪官吏、警宪、牌甲长等多摊多派、苛扣人民和贪污敌伪的物资；对地富查黑地清算负担、退租退息、补增工资、清理债务和解决债务关系引起的土地变化的土地，并确定新开地主荒地不交租……。初步发动了群众，引导农民与地主、恶霸、坏蛋等展开了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尽管当时的斗争还是初步的、薄弱的，但已燃烧起阶级斗争的火焰。特别是东部古山、平庄、乃林战斗取得胜利和西部镇压了陈子善、邢宜廷、吴春龄之后，清算复仇和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推向了高潮。没收了汉奸、恶霸、土匪头子的土地及财产，迫使地富将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按“三七”、“二五”等方法进行了减租减息。据当时东部四个区（建中县）统计，农民共获得土地十三万一千一百七十五亩，粮食三百二十八万多斤，当地赤贫、中农六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人，每人平均分得粮食四十八斤。对一些民愤极大、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进行了镇压。

一九四六年冬，敌人重占我平庄、乃林、古山、西桥等地和进占赤峰之后，驻隆化的国民党军队也来西部扫荡，降队、土匪也大肆骚扰活动。由于战争形势的逆转，一些反动地主认为时机已

到进行反把倒算，帮助国民党军队和降队捕杀干部，造谣破坏，往回要东西，要土地，不让农民收割庄稼，甚至有的还强迫农民给他们割回去。如东部什大份反动地主袁相臣依靠其儿子当中央军，威胁农民说：“中央军来了，我儿子快回来了，看你们谁敢割我地里的庄稼。”于是我地方党政军即领导全旗人民，利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方法，与敌人展开了斗争，并对反动地主实行了坚决镇压，仅东部四个区十月份即镇压了反动地主坏蛋二十二名，使其反动气焰有所收敛。同时对受害的农民也进行了抚恤救济，使他们树立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坚持了革命斗争。

一九四七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5月侵战我旗的国民党军队被迫全部撤退，土匪和降队已大部就歼。10月我旗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上级党委关于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斗争的指示，在全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全旗共组成了五百余名经过培训的土改工作团，深入农村领导土改。

土改工作团深入各村之后，首先从了解情况、掌握情况入手，发动广大群众，交清土改意义，挖苦根诉旧苦，找出贫困根源。内部划分阶级，组成土改斗争主力——贫民团，做好斗争清算的一切准备工作，随即开始与地主、坏蛋、富

农展开斗争。斗争方式：对地主一般是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剥夺其政治权利，打倒其威风；对富农一般是命其交出部分财产和土地。对剥削和欺压劳动人民残酷的地富及其走狗，召开公审大会，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对民愤极大或有血债的进行了镇压。当时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依据这一标准，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分大体划分如下：

（1）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

（2）占有大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部分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

（3）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从事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

（4）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从事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

（5）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就是雇农。

当时，我旗共有农业户三万八千一百一十九户，根据这一标准，全旗农户划分为：地富三千零四十九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中农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一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四；贫雇农二万二千一百零九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五十八。

分果实的方法一般采用：粮食按人分配，物品按质论价与人口结合分配。先烈军属，后贫雇农。贫农以下的烈属按其本阶级每人应分数分三个人的东西，贫农以下的军属本人多分两个人的东西，上贫以下的干属本人多分一个人的东西，上中至下中的烈属每人多分一个半人的东西，中农军属每人多分一个人的东西，中农干属每人多分半个人的东西（均指按其本阶级每人应分数而言）。中农（富裕中农除外）也分得少量的粮食和物品。

在粮食物品分配之后，于1948年1月开始进行平分土地工作。首先由贫农团进行丈量土地，找公正中农给予写算。随打地随评地定产，决定好坏地，地头插上标牌。丈量土地后，依据“充分满足贫农对土地的要求，不损害中农利益，紧密团结中农”的原则进行分配。分配的方法一般是：（1）全部打乱，从下而上挑；（2）两头打乱，中间不动；（3）两头打乱，中间均和；

(4) 全部打乱，从上而下挑，然后中农与贫农再调整。这些方法中，第三种使用的较多。园田和好地先给烈军属挑选，园田只分配给中农以下的户。

牲畜按户分配，房屋按户并根据每户人口多少进行分配。

经过平分土地之后，改变了农村旧的生产关系，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基本消灭了农村中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制度，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劳动人民获得了土地、耕畜、农具和生活必需的粮食、衣物等，无衣、食、住之忧，提高了阶级觉悟，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他们一方面欢欣鼓舞的庆祝土地还家的胜利，感谢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保卫已得的胜利果实，争着欢送自己的亲人参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广大农村新的生活开始了。通过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为发展农村经济，使农业支援工业，巩固工农联盟，打下了初步基础。

但是，由于这一运动来得迅速猛烈，工作人员虽经短期训练，但仍有些人对方针、政策学习掌握不够，有些问题不能准确处理；农民虽然经过阶级教育，思想觉悟还不能突然提的很高，因而工作中也出现一些偏差。在划定成份时，单纯从经济状况出发，有些刚没落的地主被划为中

农，也有些解放后生活才上升的富裕中农被划为地富而被斗，侵害了部分中农的利益，影响了中、贫农之间的团结。在运动初期曾产生过对农村党员“一脚踢开”的错误作法。

为纠正土改中的偏差和解决遗留问题，于1948年至1949年春进行了纠偏发照工作。首先重新审定了阶级，由过去雇农、下贫、中贫、上贫、下中、中中、上中、富农、地主等九个阶级，划为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四个阶级。继之对已分配的土地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按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土地标准的通知精神，对土地进行很好的丈量及评地定产，然后根据上级“凡经土地改革后，分给个人所有的土地，皆发给土地执照……”的指示，发给了土地及房基执照。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贯彻，说明“发放地照不仅是在法律上最后保障地权，而且实际上是土地改革的继续，是完成土地改革与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的重要环节”。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觉悟，激发起劳动热情。至此，土地改革运动全部结束，为加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发展农村生产力，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土地改革后，基本解决了农村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比例发生了根本变化。仍以上述东部四个区十个村为例，赤贫分得土地

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亩，占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点八；贫农占有土地三万四千八百三十一亩，占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二；中农占有土地一万八千九百六十九亩，占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八；地富占有土地一万二千零一十六亩，占总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四点四。这样，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要求。

解放战争时期

支援辽沈战役情况简介

郑家彦 供稿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喀右旗、建西县各族人民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恢复与发展生产，开展减租减息与反霸斗争，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相反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竟然不顾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妄图掠夺抗战胜利果实。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反动派相继侵占了我东北各地，进而把战火推向中原，发动全面内战。

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我旗、县广大人民群众在喀右旗建西县联合政府的动员下，纷纷参军，参加担架队，转战于东北各个战场，出现了家家送军粮，户户做军鞋，父母送儿，妻子送夫上战场的动人情景。为支援辽沈战役，加速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支援辽沈战役，我旗在一九四八年十月组建了以县武委会主任王造仁为大队长，战勤科长范久荣为副大队长的担架队，出动担架两千付、人数五千人，编成一个大队，三个中队，向沈阳、锦州一带进军，随行有武委会工作人员刘英春、张文清以及各区带队干部邹玉春、刘子云、杨福、郭洪喜、朱树山、徐振生、李维忠、孙瑞等。于十月从公爷府出发经天义、义县、北镇县。在北镇县集结时下了一米厚大雪，给作战部队和担架队带来很大困难，但是担架队员们战胜了一切困难和主力部队一同挺进，一起行军、宿营、吃饭、参战、抢救伤病员，在行军距新立屯一百里处，担架队被编到部队各营里，一个营一个担架小分队，一百余人，开始向新立屯进军，经三天三夜结束了新立屯战斗，担架队牺牲了七名同志，后到沈阳围城转了三天又向四平进军，在四平打了第二仗，紧接着又趁敌人不备返回沈阳结束了第三仗，最后第四仗打了锦州，后来担架队又奉命转到后方转运伤病员，有力地支援了主力部队消灭东北蒋匪军，在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中做出了贡献。

在辽沈战役中，我旗出动担架队两千付，出动人数五千人，大车四百辆，粮食一千二百万斤，马料一百三十万斤，马草三百五十万斤，鞋

五千双，猪肉十五万斤，我旗牺牲的革命烈士四百〇一名，其中排级十一名。辽沈战役结束后，我旗担架队和作战部队一起召开了庆功大会，由于我旗担架队在战役中表现出色，贡献突出受到部队奖励。县担架大队十三名带队干部受奖，其中县带队干部五人，区里带队干部八人，每人奖给一匹马和一支枪，并且奖给我旗担架大队十几辆大车。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国民党反动派九十三军进占我旗东部的平庄、乃林、古山等主要铁路沿线，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我主力部队和地方野战军就开始了收复平庄、乃林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原六区、七区两个区二十个村，参战群众三千九百八十四人，其中参加部队二千人，出动大车一百零七辆，担架二百六十七付，煤矿矿工自动停工参战，一些妇女、儿童拿着白面、鸡蛋、猪肉等到前线慰劳战士。

这次战斗群众参战牺牲九人，二道营子一个村就牺牲七人，但群众情绪并未低落，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配合前线战士消灭了国民党蒋匪军一个团，收复了平庄、古山等地。

一九四六年十月叶赤线，平行汽车路举行破袭时，二、三两个区动员三千零五十名群众修路，保证了主力部队的转移。

收复平庄、古山战斗后，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九月进行了两次乃林战斗，歼灭了驻守在乃林的国民党九十三军，在两次乃林战斗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六十四名，其中有原建西县委副书记吉政兴同志，原建平县第六区区长黄迪祥同志，他们的英名都刻在乃林烈士纪念碑上。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我旗统计参军人数五千六百五十人，建西县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一次扩兵一千四百人，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旗支援抗美援朝斗争

王甫仁

建国后，正当全国人民着手进行恢复国民经济、建设自己家园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发动了侵朝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进而侵略中国，使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重遭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

美帝侵朝不久，就把侵略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我国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遵照毛主席“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任何挑衅”的号召，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入朝，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我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立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中。

为了加强这一运动的领导，旗里建立了抗美援朝分会，具体领导抗美援朝工作。先后召开了五次宣传会议，组织了二千二百多人的宣传队伍，向广大群众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宣传动员

工作，使全旗人民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清楚地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纸老虎的本质，增强了必胜信心。因此，全旗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普遍开展爱国公约运动，捐献飞机、大炮、坦克，作好优属包耕”的三大号召，开展了三大运动。我旗各族各界人民共捐款四万一千多元（折现人民币），超过计划一千一百多元。此外，并以大量人力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志愿参军赴朝作战人数达三百九十五人，车夫十四人，后勤干部十三人，司机人员七十人，医疗队十一人。与此同时，在后方又积极开展慰问前线、优属包耕、订立爱国公约的爱国丰产运动，使军属生产、生活有保障，参战人员安心在朝鲜作战，人人都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朝鲜战争。

一九五二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争之后，全旗人民和全国各地一样，掀起了以搞好爱国卫生为中心的消灭细菌战的运动。又开展了和平签名反对美帝国主义使用原子武器的运动。

由于全国人民积极开展抗美援朝斗争和前方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的英勇作战，迫使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一日进行和平谈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停止侵朝战争。我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

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支会

钱玉珩 杨森

一、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张家口召开的内蒙古各盟、旗代表会议上成立的。根据《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章程》规定：“本会以团结内蒙古各阶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与组织内蒙古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之大汉族主义政策。建立内蒙古民族自治民主之政权，从事适合于人民利益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之新建设，以推动和发展内蒙古自治运动并实现新民主主义之新中国而奋斗。”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推荐乌兰夫（云泽）为主席。总会设有各部，各盟设有分会，下设各科；各旗、县设有支会，下设各股。

喀喇沁右旗支会归卓索图盟分会领导。当

时，卓索图盟管辖九个旗即：喀喇沁左中右旗，翁牛特左右旗；敖汉旗，土默特左、中、右旗。

一九四六年二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正式成立，主任白云航、副主任孔飞。乌兰、克力更等为委员。一九四七年后，孔飞任主任。

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喀喇沁右旗支会，成立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即孔飞从赤峰来王府筹备成立的，同时，并为内蒙古自治学院招生，是在伪崇正国高教室内）由当时在国高成立的东蒙古青年同盟喀右旗支部成员发动群众召开的。当时，八路军部队驻我旗警卫团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一致选举孔飞为主任（选举方法：在白纸上印好候选人名单，选举人同意谁，就用香火在人名上烧一小洞）。青年同盟成员鲍奇、汪寿廷（现名汪焰）被选为自治会干事。

三、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喀右旗支会，各区设苏木支会，各村设爱里支会。各级都是委员会制，再下面就是会员小组。凡入会会员都填写登记表，由苏木支会保存。喀右旗当时有会员两千余人。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卓索图盟分会成立后，即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分会保安队和

旗支队。

一九四六年四月盟分会主任孔飞和旱盟分会保安队，部分人员来喀右旗协助开展清匪和肃清敌伪残余势力的斗争。发动群众和协助地方实行减租、减息，为建立人民政权作准备。当时，旱盟分会保安队人员来喀喇沁右旗的有：特木热队长（巴林左旗人，解放前是王爷庙兴安军军官），汪继昌（蒙名胡克巴特尔，下瓦房人，解放前王爷庙兴安军官学校军官）；邢复愚（王府希庄人，解放前兴安军军官），于福占（王府大营子村人，解放前在王爷庙兴安军官学校学习）；伊向臣（杀虎营子人，解放前兴安军官学校军官，后调解放军某部队，一九四七年攻打隆化时，他是当时的解放军某炮兵营长），张福生（绥远人老兵）。

当时，喀右旗支会工作人员有：李德贞（女，杀虎营子人），朱森（下瓦房村人），伊福山（杀虎营子人）；汪喜珍（大西沟门人，内蒙古自治学院学员），吴璉（汤土沟人，吴椿龄之子）；邢善福（杀虎营子人），王昌代（大营子村人，现名王健）。

四、喀右旗支会在王府、希庄、岗子、汤土沟等地减租减息斗争中，清算了陈子善、邢宜庭、吴椿龄、张麟阁、杨时芳、杨运芳等、

一九四六年四月孔飞和盟分会保安队等人员回到赤峰，其中部分人员编入了旗、县支队。不久，孔飞、白云航等人又来到喀右旗王府，同时赤峰盟分会又通知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业余剧团到喀喇沁右旗王府进行宣传演出。自治学院业余剧团由教员王世汉率领于五月上旬到达王府（此时，陈子善、邢宜庭等人已被关押），剧团住宿在大庙村福会寺西院“小大庙”。五月十三日在小大庙门前搭好剧台，演出节目：合唱：“老百姓和子弟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大合唱：“解放区的天”……。第二天上午，演出了大型歌剧：“血债”（周戈创作），演出中途停止，召开控诉大会，对大官僚陈子善的罪恶进行了控诉，控诉大会后，陈子善被镇压。

五、孔飞等人回到赤峰后，喀右旗支会第二任主任乌明玉（现名苏赫，赤峰市政协副主席），第三任主任（46年7月）邢善福，副主任巴彦图（顾凤桐，现名阿英嘎，现在辽宁省民委工作）。这当时，喀右旗支会各股的股长：组织股长白树廉（宁城县人，现在新华社内蒙分社工作），宣传股长张德华（46年11月调旗政府任民政科长），青年股长朱森（下瓦房人，现名白音，曾任北票矿务局党校党委书记）；武装股长

伊福山（杀虎营子人），妇女股长李德贞（现名李洁，在平庄西露天矿工作）；秘书白儒宾（后来妥协回家），继任秘书玛希巴图（现名玛希，在赤峰市志办工作）。

六、一九四六年九月卓索图盟自治会派包印、白音吾力吉（宁城县人）来喀喇沁王府筹建喀喇沁右旗政府。其后，张巴图（汉名张永谦）、特格新（在伪蒙疆政府任过电台台长）来喀喇沁右旗自治会，张巴图任第四任主任。旗支会派特格新到第二苏木支会（公爷府）协助搞土改工作。此期间，喀喇沁右旗支会由十一人组成委员会，即：旗长包印、付旗长邢善福、热中中学代校长顾和巴特尔（顾凤柱）；旗支会正、副主任三人和各股股长五人。其中除伊福山是非党人士外，其它都是中共党员，同旗政府编为一个党小组；归建西县委领导。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旗支会和旗政府成立一个党支部，党员不到二十人。

喀右旗支会所属各区苏木支会：第一苏木支会（王爷府）主任白晓晨，第二苏木支会（公爷府）主任汪春林；第三苏木支会（旺业甸）主任王永祥（名字不准）；第四苏木支会（牛营子）主任图木热（现名佟沫若，在辽河工程局工作），这个苏木支会是从一九四七年六月收复赤

峰后才开展工作的。第五苏木支会(小牛群)主任(名字不详)。喀喇沁右旗东部(当时为建中县指平庄、乃林、楼子店、西桥四个区)未建立。一九四七年六月旗支会巴彦图同志组织了工作组到老哈河东(建平县,以马鞍山、毕家坝为界)开辟工作。巴彦图任喀喇沁东旗支会主任。

七、一九四八年四月,根据冀察热辽分局的决定,喀喇沁右旗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逐步撤销。在各级政府党委内设“蒙工部”或“蒙工委”。旗支会主任张巴图被任党委“蒙工部”部长,白树廉为干事,包申为工作人员。

喀喇沁右旗自治会,从一九四六年二月至一九四八年土改结束,除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清算斗争以及土改运动,在各个时期都抽出人员参加到各苏木支会同各区党委配合进行土改政策的宣传。如:一九四七年二、三、四月份,旗支会工作组配合二区(公爷府)政府,去炮手营子、小庙子、新丘、平台子等地搞土改;对第二苏木支会(公爷府)的内部整顿,协助公安部门对河南西村的白福臣(写反动诗词)进行逮捕法办;对原第二苏木支会主任汪春林叛变革命案件的处理。调任顾瑞(大西沟门人)任第二苏木支会主任(后来他妥协回家)。

总之，喀喇沁右旗自治会在当时热中地委和当地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帮助下，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解放战争中驻王爷府

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

曹 顺 昌

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曾于一九四八年驻旗王爷府。是解放军驻我旗的一所正式医科大学。她是由原冀东卫生学校（又称：冀东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冀察热辽军医学校合并，命名为冀察热辽医科专门学校。由校长刘韶九等校级干部七名，赵涟、付大为和日籍人伊藤幸雄、大岛勇一等十多名教授及干部、战士、学员近500名组成。

一九四八年一月于平谷县境内改校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冀察热辽分校”同年十二月在朝阳正式定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分校”（大队）。她是中国医大四个分校（分队）中唯一战斗在战争前线的一个分校。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部队迅速扩大，医务人员奇缺，学校规模在不断扩大，校址迁到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时，建制有：校部（分队）包括警卫连185人，六个学员班，计：

1—3班是医疗系，4班是药剂系；5班是护士系，6班为学员班（包括干部、战士）班长艾春芳、周永强。共1,939人，伤员717名。总计达2,837人之多。

自一九四八年六月我军在冀东地区展开了攻势作战，迫使敌付作义部四个军速援，以其所谓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新战略”对我“机动作战”，实际上是被于奔命，处处捕空。这就造成了敌我交错，学校处于大规模进退的间隙，为了避开战场，保证治疗抢救伤员的安全，坚持教学，又要不时的接受战斗中下来的新伤员，开始了艰苦卓绝地长途跋涉，经受了精神上、物质上、技术上的严峻考验和锻炼。我所在的三大队是从马兰峪紧急转移的，由马兰峪北行出马兰关，东行到栗树湾子，三台山，又东行在潘家口过河而到达上营。一路护送治疗2000多名伤员，时逢雨季，背背包，肩抬担架，手提药械，上有敌机，下路泥泞，辗转在山川河流之间。白天隐避敌机，给伤员换药，在树林里以背包为坐，膝盖为桌的坚持学习。行军多数在夜间冒雨踏河前进，有时一日一餐，敌机还不时来跟踪，我们曾在栗树湾子、潘家口、上营驻地三次遭受敌机轰炸，幸无伤亡。同学们风趣地说：“医大北上真隆重，老天下雨把街净。”付作义还派飞机来

送行。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全校到达上营，经过一段休整，除一部分留守人员、800多伤病员和一大队已毕业分配外，师生们踏上了北进王爷府的路程。出长城到大屯，碾子峪、孤山子，大地一带作短暂休整于八月中下旬出发，行军到宁城八里罕、甸子稍作休息，吃了一顿牛肉，又西行于八月底到达王爷府。

在王爷府受到当地党政机关和群众的热情接待，校部住王府，各队分散于四周村庄，我三大队住坯厂子，不几日又搬到大营子村东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为过冬，教学做准备，二三大队发下了绿军装，上课三个月就毕业分配到各部队。在紧张的准备也是建校过程中，有的上山打柴，我三大队负责此任务，一次在汤土沟山场砍木时，用斧头两边一砍，背包绳一拉即倒；有的去南河套割草和泥扣土坯。时值深秋季节，天寒水凉，但同志们光脚踩泥，女同学更为突出，有的盘炕维修房屋，由于技术不佳，还造成一栋房子失火。虽经奋力抢救，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于此同时各队都抽空为群众做一些小伤小病的治疗，还派出一小部分人到赤峰办理给养。经过紧张愉快的劳动，准备工作到10月上旬基本结束。一天，全校在王府院内召开大会，由校长刘韶九、政委

王中番讲话，总结表扬了各项准备工作中的成绩，讲了国内战争的大好形势，并宣布学校就此长住下去，即日就可恢复上课。可是没过几天，接到上级命令要全校立即赶赴朝阳接受锦州战役下来的伤员，第二天就开始长途跋涉。

在朝阳榆树林子变六个大队为暂编十二个所，开始万名伤员的治疗任务。留下的部分人员在王府处理了善后事宜后，到朝阳与学校会合。至此，中国医大四分校又活动在朝阳、锦州、沈阳、兴山等地。但不久，又全部奉调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先后到达承德市，组建了“热河医学院”，即现在的承德医学院的前身。

土城子荣校

郎 跃 卿

土城子荣校是冀察热辽军区于一九四八年在
我旗牛营子土城子村成立的，定名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伤、残荣誉军人学校”。这些荣誉军人
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夺取革命胜利，不怕流血牺
牲在与敌人战斗中光荣负伤，致使身受伤残，成
为人民的功臣。

荣校共有荣军一千余名，他们是来自解放战
争和朝鲜战争回归祖国的。土城子荣校设有校
部：有校长、主任、股长、文书、教员、会计和
警卫人员。

校址：在土城子郭家大院（即郭拔贡），虽
是古式房屋，不适应教学的要求，但在房间上惟
数不少，九处宅院，一所客厅，共三百余间。设
有：校部办公室、礼堂、警卫人员办公室、课堂、
宿舍、操场及各种球类运动场，俱乐部、图书室、诊
室、理发室、浴池……。设备齐全，为荣军同志
创造了良好的疗养、学习环境。

校长：芦彪、郭××，股长和教员：铁华、刘文、张馥奎……。

师资是由荣军中选拔文化较高、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同志担任。

校部设有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分甲、乙、丙、丁四个班；每个班又划分三个教学班。除此之外另设两个班：一个是文戊班（有精神病和重残不能参加学习的），另一个是生产班（爱好种植和自愿参加生产劳动的）。

课程：学习内容和当时小学课程相同。每天上两节课（午前，后各一节），根据学员的接受能力，教员进行辅导，当堂消化，不留作业。

考试制度：除了平时抽测和月考以外，每学期进行期末升级考试一次。

土城子荣校共成立了七年零三个月（从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一九五〇年荣校移至承德一部分，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全部搬迁到承德。

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学习，在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水平上，都有显著提高。除了一部分复员和重残者留校外，其余全部分配了工作。荣誉军人，他们虽然身受伤残，举凡都为人民着想，爱护老百姓，处处都表现出军民一家的优良传统。在解放初期，乡村没有医院，当群众有病时

有钱没医生治，只好望之失望。土城子荣校建立以后，给广大群众带来了无限幸福，解除了群众有病没人治的疾苦之忧。荣校所在地土城子农民路连生的母亲路老太太那年六十一岁，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中生病，病名叫“手够”的恶毒疮症时，经荣校寇大夫、朱大夫不分昼夜，不怕疲劳，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痊愈后分文不取。路老太太为了感谢大夫，从家里拿上一筐鸡蛋亲自送给荣校，寇大夫再三不留，当时感动得老太太眼含热泪地说：“就是这个社会吧！八路军老百姓真是一家人哪。如果不叫荣校寇大夫给我治，这病就得死”。还有农民王焕在捆秫秸时把眼睛扎坏，血流不止，后经荣校诊室大夫治好，药费全免。类此情况不及其数。

从一九四八年荣校在土城子期间，每年到农忙季节，荣校领导亲自率领全校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支援农业生产，帮助群众做活，农民称之：“老百姓的子弟兵”。

荣军同志受到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每年当地政府和各有关单位都组织慰问团、组、学校到荣校慰问，赤峰京剧团、评剧队、定期来荣校慰问演出，学校的师生纷纷写信慰问。

土城子荣校在这七年多的时间内，有的荣军同志因战伤复发，医治无效逝世，当地群众为了

悼念他们，选择了环境优美的地方，修建了烈士陵园，每年清明佳节群众和中、小学校师生为革命先烈祭扫坟墓，从而使学生不断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胜利剧社在王爷府

木 斯

一九四六年五、六月间，冀察热辽胜利剧社由社长郭介人率领来到喀喇沁右旗王爷府一带宣传演出，他们所到之处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他们所演出的节目，主要是音乐、独唱、快板、小歌剧、二人台……等。这个剧社的大多数演员是从延安来到东北。如：乐队负责人是著名作曲家安波，演员莎莱（女）、王洗等人都是老解放区名演员和老文艺工作者。他们演出的节目：独唱《陕北道情》《翻身道情》《三十里铺》《石万明》以及白毛女插曲；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东北民歌：《绣金匾》《卖饺子》；黄河大合唱。小歌剧：《牛永贵负伤》《夫妻识字》《兄妹开荒》，话剧：《一双鞋》……等。群众对他们的演出特别欢迎，他们走到哪里群众就跟到哪里。通过他们的演出，群众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闹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对推动和开创我旗文艺活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同年七月，胜利剧社回到赤峰经过休整。一部分同志返回老解放区，另一部分同志同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合并，改称：“前进剧社”。此时，赤峰内蒙古自治学院剧团应邀协同军区文工团排练了大型歌剧“白毛女”，主演白毛女的演员是自治学院剧团演员李春珍（现名娜仁戈瓦，本旗王爷府大营子村人）。由热辽军区文工团、前进剧社、内蒙古自治学院剧团三方组成了合唱队，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前进剧社”再次来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先后到上瓦房、银匠营子、岗子、下瓦房等地演出，推动了土地改革工作的开展。

解放初期王爷府 小学的业余剧团

木斯

一九四九年春节到来之前，王爷府区党委提出在春节教师休假期间搞一次文艺活动，使广大群众过一个丰富多彩的节日。

由此，以小学校长阎子庆为首的全体教师，积极着手进行了组织、筹备文艺宣传队。在全区小学教师中挑选了一部分爱好文艺的人。这些教师有：上瓦房的张文明、罗家营子的孙文轸、三家的钱起、下伙房的尹国钧，野窝铺的薛振江，大西沟门的陈海泉，大西沟一、二村刘振元、王经成，并有小学校长阎子庆、教导主任邢复愚，教师阎桂芳、李凤廷、木斯。还特邀了上瓦房的董兰、曹芝芳；大西沟门的汪福祿，王爷府大营子村王田锡等人为艺术指导。

条件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又到公爷府新华书店挑选了剧本，如：九件衣（京剧）、满江红（京剧）黄泥岗（京剧）、打鱼杀家（京剧），

逼上梁山（京剧）、闯王进京（京剧）。摊子摆下了，在分配演员角色上确遇到了难题。如：剧目中的人物：生、旦、净、末、丑由谁去扮演？我们这些小学教师都是在平时好哼哼两句西皮、二黄，没有一个人是科班出身，如果成本大套地上台表演就不行了，特别是没有女角。虽然这样，大家的劲头很足，抄写台词、分配角色。开始排练第一个节目演出的“九件衣”。

一九四九年“五一”节，我们在王府街、上瓦房街上演出了“闯王进京”，使观看的群众了解了农民起义的意义；“七一”我们演出了京剧“满江红”，歌颂了共产党的伟大、光辉的政策。声气传出去了，同年秋天旗人民政府通知我们做好准备，叫去外地演出。由政府于瑞猷秘书、教育科长宋德率领下到了土城子“荣校”慰问演出，演出的剧目有：京剧“满江红”“黄泥岗”“打鱼杀家”。当我们演出打鱼杀家时，台下的观众荣、残解放军战士们，为剧情所感动，顿时全场沸腾起来，有的用手中的拐仗指点着剧中人（“丁管家带领恶奴横眉立目地向船家肖恩逼催鱼税银子的凶相”）高喊口号：“产除恶霸”！“打倒地主的狗腿子”！这次演出得到了“荣校”的同志的好评。

一九四九年冬，全旗小学教师集训（在公爷

府河南)，二十多天的学习过程中，以我们王府完小教师业余剧团为首的，又组织了一次全旗教师大汇演，本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精神，排练和演出了京剧“法门寺”“辕门斩子”和“闯王进京”等大型剧目。不但活跃了教师的文娱活动；同时也促进了全旗各族教师的大团结。当时还有庄樱林、李培新、任静彬、杨桂芳、乌静娴、乌静婉、张锡珍等女教师登台作戏。

解放初反动武装、土匪 在我旗的窜扰

安玉林 搜集整理

“九三”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军向东北挺进，收复了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十四年之久的东北大地。这时，国民党军队也下山同我军抢夺胜利果实。在此之际，国民党军向我东北地区大量出兵，开始向我解放区发起了猖狂的进攻，热河省也同样遭受了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九十三军）的进攻。

一九四五年冬，敌人侵占了我旗边界的铁路沿线，这时各地的地主武装、伪官吏、伪警察、土匪也乘机进行骚乱活动，妄图摧垮我刚刚组建的人民政权。在王爷府以陈子善、吴椿龄为首的反动武装偷袭了我一区公所，并拼凑了“保安队”。妄图阻击我炮兵旅的挺进；他们的口号是“反八路，迎接中央军”。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敌视我党和人民，嚣张一时的反动伪官吏陈子善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我各级政权得以加强与巩固，群众的反霸斗争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同时，人民政府将反动头目“维持会”的另一个头目吴椿龄进行宽大处理；令其到赤峰卓盟分会去学习，并对其进行教育。但其反动本质不改，一九四六年十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赤峰后，吴椿龄认为反扑时机已到，成立了喀右旗驻赤峰办事处，自任处长。到处收罗其原有的老班人马，于同年十月组成了以土匪头子张国良为首的所谓“保安队”，妄图推翻我革命政权，恢复封建统治。

“保安队”的主要头头是张国良、于珍、王森等人。

张国良出身于伪村长，效忠日寇。“八一五”东北解放后，张国良在陈子善、袁明举（伪王府警察署长）的保举下搜罗土匪进入到陈子善等人的所谓“维持会”。一九四五年十月张国良被委任为伪“保安队”队长。从围场县串通徐六指匪队来偷袭小牛群区公所，抢走大枪八支和大烟土等物资；随即转道来公爷府，妄图偷袭我区公所，阴谋未能得逞。撤退时在大牛群八大股又抢走区小队大枪两支，手枪一支，同时，又招收了王森等土匪十二名入股，返回小牛群驻扎在恒太玉。张国良指派张琢成立大团，扩充反动实力，并任刘忠为大团团长，郑显荣为副团长，协

同于贵芳成立红枪会；并让当地群众有枪出枪，无枪户到红枪会为其卖命，对不服从者逐出小牛群地区。同年十月为消灭这伙土匪，我围场县支队来围剿恒太玉，在作战中打伤县支队两名战士。土匪张国良带领200余名匪徒从小梁子一带进攻公爷府时遇我建西县支队一骑兵班，给以迎头痛击，敌伤亡八九人，我亦伤二，亡一。土匪占据公爷府后张派王森把叛变的公爷府区中队长于珍十多名叛徒收降在他手下，对我军进行顽抗。十二月十九日匪队和红枪会等人在下湾子与我县支队作战，打死支队战士三名；红枪会被我军歼散，打死红枪会十六人，大团三人，徐六指逃窜。

一九四六年十月，张国良匪队伙同李奎武匪队扫荡公爷府，使我地方遭受严重损失，区长杨金鳌同志牺牲；区干部王明哲被敌人杀害。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张国良匪队到赤峰县喇嘛栅子董家梁袭击我区公所，在这次战斗中，耿良区长王玉禄二同志牺牲，抢走手枪一支，步枪二支；同年十一月我四区田营子王奎忠的侄女女婿王××（黑山沟人）从赤峰回来到扬家营子被保安队抓住，硬说是八路军的探子，抓到大碾子被枪杀。十二月二十一日敌保安队企图再次到公爷府，被我军阻击，他们退到奈林沟打死我军战

士程文起，抓走村干部左凤林、曹国相。

一九四七年二月六日，匪队阎××报告郎家沟有十个工作干部，王森就让阎带路到郎家沟袭击，使我工作人员李金、毛树森二人牺牲；打伤张忠生、赵海峰，抓走刘金才、高生、丁长江三人；抢走大小枪五支，文件一部，郎会福（即：郎宜恒之父）的十间房子和厦子、粮食等物全部被火烧光并烧了郎玉珍两间畜棚；烧死两头骡子、一匹马、两头驴，郎玉珍的父亲被打成重伤，以后医治无效死去。同年二月八日张国良保安队又联合了赤峰国民党伪警察大队、王喜荣大团和国民党九十三军两个炮兵排一千多人，袭击小孤山我建中县政府，打死县政府秘书刘文涛和县支队杜连长等十三名同志。并放走人犯九人，在林营子抢走军衣70多件。他们又袭击了义盛源川，在三道沟打死我方阎干事、张廷、王福庆、王万臣、李雨峰等五人，捕去三人，到下马圈子村将军属孙九林枪杀。

二月中旬，伪保安队又袭击了头道营子、十家，在途中新窝铺抓住我方侦察员刘贵等二人，将刘贵枪杀。同月，匪队到猴头沟扫荡，在喇嘛栅子抓住我区村干部王玉申、王希瑞、宁伟、项凤林四人，在扬营子由匪队副王化堂将王玉申打死（用杠子砸死）。

同年三月十四日，张国良“保安队”200余人袭击楼子店区头道营子村。当他们行至新窝铺时被站在山头的区小队发现，马上组织人员转移并准备还击，在区小队的左右挟击下，土匪200余人调头逃跑。四月上旬该匪队在郑家营子和我县支队骑兵相遇，打死我军战士三名，抢走步枪两支。在牛头沟门县支队追击匪队，打死其“军师”大头和尚吴边。腊月三十在大碾子被我方打的匪队四处逃窜，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上。我县支队到匪队老窝，秘密处决了伪保长徐魁三。在驼店包围了“保安队”，战斗一个多小时，打死匪徒六、七人，活抓六、七人。打的匪徒狼狈逃窜。从此，使匪徒再不敢轻易进攻公爷府。

一九四七年六月，赤峰二次解放。伪“保安队”头目吴椿龄随国民党从赤峰逃至朝阳，保安队头子张国良也随往逃至朝阳。吴椿龄又被李守信委任为该军第四支队支队长，在朝阳附近大肆骚扰，同年九月被我军捕获。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八日经热河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树倒胡猕散，保安队土崩瓦解，其另一匪队头子付永发带领匪中队逃奔凌源投了李奎武部，不久被我军歼灭。张国良见其主子被捕后，又窜逃到锦州。

一九四八年东北全境解放，张隐藏在沈阳，一九四

九年逃到北京；一九五一年又逃到杭锦后旗隐蔽；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被我逮捕归案。一九五八年五月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李洪儒掩护我八 路军杨雨民、刘彦民

陈士可 搜集整理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喀喇沁右旗正处在伪满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与当地地主汉奸、恶霸相互勾结，盘剥百姓，在我旗西北部一些偏僻山区、日本帝国主义还实行了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企图割断八路军游击队与人民的联系。然而经常活动于永丰、铁沟门、偏坡营子、侯家营子、杨树林、大碾子一带的八路军游击队领导人杨雨民、刘彦民、宋队长等却能在该地区出没持久，使伪警察特务多次捕捉未逞，绞尽脑汁，这是与李洪儒暗中掩护、周旋有关。

一九四二年九月冀东地区成立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以开辟东北，其成员杨雨民负责开辟承平宁地区。同年冬游击队来我旗永丰偏坡营子村东水泉子沟七八个人，村民滕兆义、李洪祥发现后问他们，他们说要找甲长，滕、李二人便回村转告

给当时任伪小牛群村杨树林甲长李洪儒，李洪儒是个经常与上头打交道的人，什么日伪宪兵、警察土匪、地主汉奸，他都能圆满地搪塞、对付过去，可今天找李洪儒的人要先打招呼，这使他捏了一把子汗，待他亲自把这几个人接到家里才倒吸了一口气，原来这几个人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带队的叫刘彦民。李洪儒知道八路军是为人民做事的，给他们烧水、做饭。刘彦民向李洪儒讲了很多道理，他们来的任务主要是发动群众抗日、建立民主政权、开展游击斗争，使人民获得解放，李洪儒听了很受感动，饭后刘彦民对李洪儒说：“日本鬼子不会长了，我们就要解放了，今后还需多多帮忙，给我们保密。”李洪儒点头答应后，刘彦民他们就走了。这是八路军游击队第一次来这里开展工作。

一九四三年五月冀东党分区委决定在以光头山为中心的承德、青龙、宁城、平泉、喀喇沁地区建立承平宁联合县，杨雨民任联合县政委。从此八路军领导人杨雨民、刘彦民、宋队长等经常活动这一地区并在李洪儒家落脚，三五人、八九人，有时二三十人不等，他们大多夜间来夜间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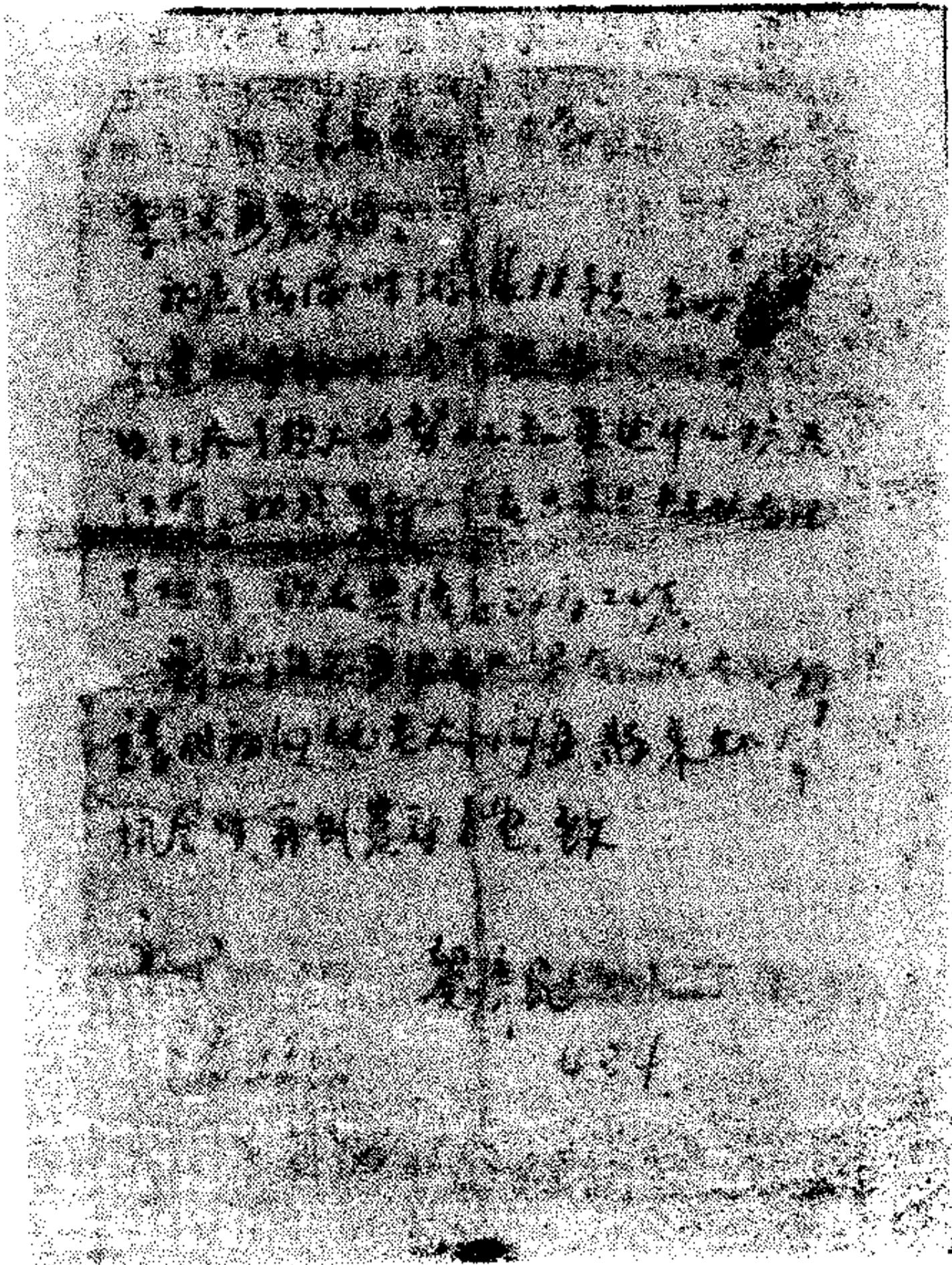
身为杨树林伪甲长的李洪儒明里与日伪警察来往，暗中和八路军游击队联系。农历腊月初旬的一天，天气很冷，李洪儒雇了几个短工在院内

铡草。一大早，杨雨民、刘彦民二人来到李洪儒家而来，李洪儒刚端上早饭，突然外面传来马蹄的声响，循窗望去见两个伪警察跳下马来直奔李洪儒家而来。杨、刘二人要夺门逃出去，李洪儒却不慌不忙，让他们躲进西屋，把早就准备好的红布条挂在西屋门帘上，两个警察进屋后，李洪儒乐哈哈地把他们引到东屋，指着西屋说我弟妹在作月子呢。警察问：“你们这来过八路吗？”李说：“没有。”警察又说：“我们刚从孟格沟赶来，听六家甲长窦国相报告说，你们这来过八路，当官的就把我们支到这里，可把我们累坏了。”李赶忙应付：“窦国相说我这有八路军，我说他们家还有呢！”说完便吩咐家人做饭并拿来大烟让他们解解乏。他们烟瘾一犯早把抓八路的事抛到脑后了，趁此机会李洪儒安排杨雨民、刘彦民二人从窗户跳出去，扮成铡草的短工，安全转移到石洞子沟张效德家里，两个警察烟足饭饱之后骑马扬长而去。

还有一次，约一九四四年冬或一九四五年春，刘彦民同志因腿部负伤在李洪儒家养病，李洪儒叫他的侄子李珍以放羊为掩护，白天护送刘彦民到山上隐蔽，给刘送饭，晚上跟李珍回来休息，有时李洪儒安排在石洞子沟张效德家或大碾子刘德芳家，由于李洪儒的精心安排、照顾备至，仅两个

月刘彦民同志的腿部伤口即痊愈。李洪儒又用毛驴把刘彦民同志送到巴苏台找到扬雨民的队伍。解放后，刘彦民同志没有忘记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更没有忘记在他生死患难中李洪儒同志的关怀、掩护，并写信询问李洪儒一家的生活和健康状况。（附刘彦民同志写给李洪儒同志的亲笔信一封）

刘彦民、宋德（化名张凯）和杨雨民在偏坡营子打游击时，经常在李洪儒家出入，这是刘彦民当时给李洪儒的信。（李珍保存）



热辽纵队与古山战斗

玛 希

古山，位于平庄北端的叶赤线铁路西侧。古山战斗发生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中旬，我方参加的部队是热辽纵队，当时热辽纵队的领导人是文年生、许涤新和黄永胜。

热辽纵队的前身是延安留守兵团警一旅。抗日战争后期警一旅根据中央“向南发展、向北防御”的战略方针，奉命南下两广，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八一五”后，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央根据情况改变战略方针，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因此警一旅在豫北途中奉命回师东北，收复失地，十一月初经冀东至锦州，这时国民党反动军队已占领山海关，威胁锦州。同月初警一旅第一团与冀热辽军区部队三十旅在锦州合编，仍名三十旅，下辖一四七、六六六、八等三个团，合编后部队一边战斗一边进行了整顿、训练。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反动军队以优势兵力占领锦州，冀热辽军区李运昌命令热辽纵队黄永胜部在

北票、朝阳间节节抗击，滞迟敌人，但黄永胜纵队已按林彪的指示以旅为单位独立活动，发动群众、清剿土匪、整编部队去了。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国民党军又占领北票，五月占领朝阳，并疯狂地沿锦承线铁路西进，企图进攻热河战略要地承德。我三十旅一部在张德发、谢蹉忠同志领导下沿山间小路向赤峰退却，一月上旬末退至赤峰外围，而沿锦承铁路线西进的国民党军在叶柏寿亦改变目标，跟踪三十旅一部沿叶赤线铁路占领美丽河（赤峰南七十里）一带。

一月十三日，恰逢国共停战令生效，双方即各驻原地。我热辽纵队以高度的警惕活动在敌人的前哨，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以保卫热中战略要地赤峰。一月底，热辽纵队六八团奉命开往热北，曾转战乌丹、林西、经棚等地，协助热北军分区打开热北的局面。

一九四六年五月初，热辽纵队在文年生、许涤新等同志领导下实行整编，以三十旅为基础，整编为热河独立一旅，以三十旅各团编成六十六团、二十二旅主力编成六十五团、二十七旅七十团及纵直一部编为七十团，为取得古山战斗的胜利作了充分的准备。

当时古山之敌防守严密，占领古山的国民党九十三军五十四师一六二团号称九十三军主力，

全副美械装备的“铁团”。团直辖的二营驻古山两个连分别控制古山附近的制高点黑山洼和美丽河火车站，三营驻古山南端的平庄。一六二团的总兵力约1700余人。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古山战斗打响了，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据守古山之敌进攻，当日控制美丽河以北鸡冠山一线，夺下古山站西山的制高点黑山洼，七〇团突破古山站，但因我军兵力不足，于拂晓前撤出战斗，仅四个小时，歼灭敌人200余人。十四日我军采取“个个击破”的战术，先歼灭敌人外围，使据守在古山之敌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陷入无可挽救的厄运。惊恐的敌人日夜赶修碉堡、筑围墙、架铁丝网等防御工事，准备负隅顽抗。

五月十八日下午四时，敌人两个连西犯，企图接应平庄之敌撤回古山，在这关键时刻，我军决定主力出击，向古山之敌发起总攻。至夜十时，我军奋力拼搏，猛打猛冲，从古山站西北角打开突破口，集中火力摧毁重要据点。十九日拂晓前敌人全线动摇，敌一六二团团长率领部下五百余人丢盔卸甲、狼狈不堪地向外逃窜。

经过七天七夜的古山战斗，计击毙、击伤敌人400余人，俘敌700余人，终于打垮了号称国民

党九十三军主力，全副美械装备的“铁团”。取得了古山战斗的胜利，并有力地配合其他部队歼灭叶赤线之敌。

乃林之战

玛 希

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为篡夺抗战胜利果实，于一九四六年六月悍然撕毁与共产党停战的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同年九月十日，国民党九十三军暂二十二师纠集两个团的兵力于朝阳叶柏寿准备进攻赤峰。当日沿铁路沿线占领天义、乃林。

为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猖狂进攻，九月十一日驻守和平庄，黑水一带的冀热辽军区三十旅，十七旅奉命歼灭乃林之敌。当夜三十旅四十七团（原六十六团）由乃林东北角在强烈炮火的掩护下突破敌人防线，歼敌数十人，俘敌一个排，天明前，我军撤出战斗。次日冀热辽军区三十旅四十七团四十八团（原六十五团）十七旅四十九团（原七〇团）等三个团的兵力决心攻克乃林之敌。夜十一时双方火力交锋，战况空前激烈。次日二时三十旅四十七团又由乃林街东北角突破，经两次强攻，拿下乃林大半个村庄。在乃林街我

军与敌人短兵相接，由于敌人占领乃林街制高点车站给水塔，周围有铁丝网的严密封锁，并有两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的扫射，以及敌机的疯狂轰炸，使我军伤亡较大。但我军战士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在没有高射武器的情况下，用人当支架，集中几挺轻机枪终于将敌机打落坠毁。面对车站给水塔的凶猛火力，战士们以尸体做掩护，攻取制高点，把敌人围困在乃林街的两个大院内。经三天三夜的激战，敌兵败逃天义。这次战斗歼敌500余，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并牵制了向北进攻赤峰的敌人，使三十旅沿叶赤线不断取得节节胜利。

牛头沟门阻击战

宋 德 回忆 孙肖龙 整理

一九四七年初解放战争的东北战场拉开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序幕，国民党反动派集结大批军队疯狂地向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反动的地主武装，土匪降队配合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穷凶极恶地骚扰地方政权，袭击我地方武装。是年初，被国民党九十三军委任为“热北野战军上校团长”的土匪头子张国良，串通当地土匪于珍、王森等人拚凑了一个由一千余人组成的反动的步兵马队，以龙山娘娘庙的大头和尚（法名无边）为先锋，屯兵土城子，准备向我建西县大举进攻，声言要踏平公爷府，吞掉建西县。气焰十分嚣张。

为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建西县区村政权，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农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建西县委探到土匪降队三日后进犯的情报，立即召开了全县三十多人参加的装装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斗争形势，认为目前情况复杂，斗争十分艰苦，旺业甸区小队叛变后，伊相臣匪队开

进旺业甸村，对县政府所在地（王爷府）虎视眈眈。如果张国良匪队再从东插进来势必造成县委、县政府腹背受敌。根据敌人马上进攻公爷府的情报，会议决定在公爷府东的牛头沟门阻击敌人，并成立县委作战指挥部，制定了全面的作战计划。会后，县委派县支队主力驻扎大西沟，监视伊匪行踪；县支队队长王克、连长张少栋、副连长孙爱民率领骑兵连配合二区队、五区队到牛头沟门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

牛头沟门位于公爷府东约5公里处，是赤峰通往建西重镇公爷府、王爷府的西大门，南北环山，中间赤承公路，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阻击敌人的有利地点。5月5日傍晚，各路阻击队伍陆续汇合牛头沟门，队员们熟悉了地形后，县委作战指挥部的同志严密部署了阻击任务：第一，队长宋德（化名张凯）带领五区队负责把守牛头沟门天主教堂至北山根一带，以防敌人从新丘抄公爷府的后路；第二，以邹本志为队长带领二区队埋伏河口及小府后山头，控制该地区制高点；因河口靠近公路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县支队特配备两挺机枪作掩护；第三，县支队骑兵连埋伏起来准备随时打穿插、接应。县委作战指挥部要求阻击队员们节省弹药，狠狠打击敌人。一切部署妥当后，各路区队迅速进入各自的作战地点，随时

准备阻击来犯之敌。

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农历三月十六日）上午十时许，土匪约千人由大头和尚带队从小梁子道口向牛头沟门扑来，在距牛头沟门约一里处，敌人兵分两路向河口、天主教堂方向进攻。奔河口的敌人马队大摇大摆地进入二区队阻击区，二区队队员们展开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加之县支队两挺机枪的强大火力攻击下，敌人遭到了迎头痛击，于是一窝蜂地掉头向村子涌来，正在村头打埋伏的五区队听到队长张凯一声令下，大枪、小枪、手榴弹象雨点般地甩向敌人，霎时打的敌人仍下几具尸体卷了回去。至此牛头沟门阻击战以二、五区队响亮的枪声而全面揭开了牛头沟门阻击战的序幕。

第一个回合，敌人惨败退回，土匪先锋大头和尚见河口迟迟攻取不下，便把主攻目标移到天主教堂这边来，亲自带着土匪扑向五区队阻击区，队长张凯作战经验丰富，在敌人大队人马蜂涌而至的关头，冒着炮火依然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他带领队员们救出三名牺牲、七名重伤的战士，又从粪堆、土丘、渠沟边撤进村头一堵大墙后面，用打排子枪（十人组成一排）的方法，打退逼近的敌人先头马队，紧接着又按事先的作战部署带领队员们撤到牛头沟门后山。那些打红了

眼的敌人见阻击队员们撤退了，自以为我军败阵已去，便嚎叫着向公爷府冲去，走在敌人前头的大头和尚对身后的土匪说，“兄弟们向前冲啊，公爷府又成咱们的天下了，张团长（张国良）有令，当兵的抓住一个共产党赏大洋十块，当官的官升一级”。在大头和尚的煽动下，土匪象一群苍蝇扑向公爷府。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埋伏在小府山头的我方五区队队员们将仇恨的子弹冰雹般地砸向敌人。由于小府山头山高坡陡，地形险要，敌人要拿下小府山头决非易事，几次强攻没等到半山腰就被我军的子弹、石块打退下去。大头和尚急得抓耳挠腮，一个土匪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说：“不好，不好了，八路军的骑兵（指县支队）从后头杀上来了。”大头和尚听了大吃一惊，他意识到中了我军的计，正要上马夺路而逃，但已晚了。我军反攻的冲锋号在小府山头吹响，二区队、五区队和县支队骑兵连分别从西、南、北、东四面包抄而来，将土匪团团包围，使敌人进退维谷。

这是县指挥部精心安排的作战方案。在敌人同二、五区队接火后，县支队骑兵连撤到冷水塘南沟里；敌人来到小府山头与五区队接火后，指挥部命令二、五区队立即占领土匪的南北两侧，县支队骑兵连又从冷水塘抄了敌人的后路。当敌

人前面受阻准备仓惶向后溃逃时，县支队骑兵连迅速将后路切断，使敌人成了瓮中之鳖，无路可逃，大头和尚在众匪中被击毙。张国良气急败坏，忙率土匪从后接应，才打开一条缺口向东逃去，我军乘胜追击，一直打到白塔西沟。

牛头沟门阻击战打死打伤土匪十余人，我方伤二、亡一，并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是我军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这次战斗为建西县争得了一个好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建西县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



二区（公爷府） 区公所被土匪袭击 经过

边国宗 木斯

杨金鳌烈士

（一）

一九四六年秋，我是从十九分区休养刚刚回到公爷府二区。木斯在喀喇沁右旗政府工作，十月初旗里派木斯和郭瑞林同志到二区参加秋征工作。二区汉区公所在公爷府街上，蒙区在河南西村。当时汉区区长是杨金鳌，区委高林、李安林，财粮助理王明哲；民政助理王景春。教育助理边国宗；区农会佟国钧、冯占奎、王子生、王希元、阎祥、公安助理宁连儒、管理员王子阳。蒙区区长王金生，区干部刘汉章等人。二区苏木支会主任汪春林，干事张显文、于兴云、王秀云；还有王爷府自治会派来的特格新、朱森、张福生。

一九四六年二月，杨金鳌同志从热中地区调

到建西县，四月任公爷府区区长。他带领区干部深入基层开展反霸、减租减息斗争。赤峰国民党李魁武（骑兵团第八团）和小牛群土匪张国良、于珍、王申等反动武装，不断对公爷府地区进行骚扰。杨区长带领部分区干部活动于附近的樱桃沟、马鞍山、蒿松沟、西府等地，组织农会打击反动地主搞秋征，支援前线，展开了游击战。

一九四六年农历十月十八日，区委高林、李安林及区中队刘晋中队长等带领区小队部分人员，分别到上水地、木匠营子等地准备阻击敌人。杨区长又让财粮助理王明哲和民政助理王景春；区农会冯占奎、佟国钧到河南西村配合蒙区、苏木支会等干部到烧锅地、扁担沟搞秋征工作。同时，又派区干部王希元、边国宗、阎祥、王子生、宁连儒、王庆等同志去桥头湾子村搞秋征，这些人当晚住宿在“汪家大院”汪浚川家。

杨区长在区机关不定点地周旋于公爷府街上，以便指挥全区工作。

同年农历十月十九日，东方太阳升起，杨区长同警卫员贾文焕、管理员王子阳和一名姓白的马夫共同整理仓库里面一堆堆的物资，装进麻袋，让贾文焕用毛驴驮到樱桃沟去掩藏。又叫王子阳到街上的“通兴当”取小米，去清结赊欠张家的粮食帐。

突然，一个跑的满头大汗的人闯进了杨区长简陋的办公室，这人是从木匠营子来的，他一边掏东西，一边气喘喘地说：“李区委打发我连夜给你送紧急情报，土匪和李魁武骑兵团又来找麻烦了”。说着把信递给了杨区长。杨区长接过信若无其事地说：“好吧，我正等着他们呢！”他果断地说：“时间不允许了，你马上回去告诉李区委，这里没问题”。来人走后，杨区长急忙整理文件，想到：应该通知区干部马上转移。紧急情报一次又一次的传来，说土匪已经到小府了。为了保存党的秘密他急忙把文件烧掉。此间，王子阳回来了，贾文焕也回来了，他把毛驴拴在木桩上，跑到屋里报告说：“杨区长，街外来了好多骑马的人；象是敌人进街了！”杨区长半信半疑地说：“不可能吧？也许是咱们的大部队路过这里？”。这时，就听到街上有骚动的声音，土匪跳上了区公所的墙，杨区长掏出手枪“咣”的一声，土匪掉下去了。趁土匪忙乱的机会杨区长踢开后窗跳了出去，王子阳随后也跳了出去，贾文焕刚踏上窗台，被冲进屋来的土匪抓住，院内的白马馆被打死。杨区长跳出奔向河南西村跑去，土匪喊着追来。杨区长跑到二老德（现拖车厂东边）院外，大帮土匪涌上来，杨区长一枪削掉一个土匪的半块耳朵，又向南跑到“前衙门”（即

乌古廷的宅院)南墙外菜园子柴棚堆处,一颗子弹从后胸穿过,他倒下了。

杨金鳌区长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二)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的凌晨,汉区财粮助理和分区干部,配合蒙区、苏木支会干部在完成了河南西村的宣传、动员秋征工作之后,下步转移到扁担沟村。当我们走到距离扁担沟门不远的地方,区长王金生说:“咱们先去桥头湾子吃完午饭再去扁担沟(距桥头湾子约三里隔一道河)。我们随同王区长过河到了桥头湾子村,在汪宗一家准备同先已来到的汉区部分干部共同召开秋征会,(汉区先来的干部在汪浚川家)就在这时,突然从西府跑来一个病汉子,气喘喘地说:“公爷府那边来土匪啦!河南也满了!还有一帮奔扁担沟去了。”

我们听到这种情况,还以为这个老乡骗我们,当时王明哲说:“李安林在木匠营子前哨,如果有紧急情况他会通知咱们的。”就此,我们半信半疑,后来我和朱森跑到汪宗一的大门口墙上向南一看,果真有一帮马队尘土飞扬的从扁担沟门过河奔向桥头湾子来了,我俩跑回院内说了

情况之后，大家就往外跑，不敢出大门，怕遇上土匪马队，就跳了汪家的后院墙。我们这些人（王秀云留在汪家）越墙跑出奔向后山，刚跑过一道梁岗时，土匪已到村里。此刻，在汪浚川家的汉区干部也从后院墙跳出奔向后山（吾斯台沟）跑去，土匪发现了有人往山上跑，土匪就往山上开枪射击追赶，当我们跑过三道梁岗时土匪追上山来。王明哲叫我们不要分散集中跑，可是眼看土匪追到临近，不得已才全都分散，各奔东西。我们分散后，我（木斯）找到一条小河沟里隐藏起来，这时土匪骑着马在山上来回窜，我还听到土匪喊：找！就抓住这么两个？还有。这时，太阳快落山了。

在山上我们分散后，王明哲、王景春、边国宗三人跑到敌人的卡子里被抓去，捆绑到桥头湾子西头吕忠信家，将衣服扒去吊到石桩子上毒打，但没有一个人暴露山上隐蔽的同志。后从桥头湾子把王明哲、王景春、边国宗三人跨在马脖子上带到公爷府街姜谦家里住下。次日九点钟左右县支队从王爷府来包围敌人，边国宗等同志被营救跑出来，而土匪在溃逃时将王明哲、王秀云、王景春王子阳、贾文焕等同志带走，在回赤峰的路上，（阎家地村）把王明哲同志杀害。

西山战斗

王书平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午，赤峰国民党九十三军和当地地主“降队”，他们听说西山一带驻着八路军游击队，纠集部分国民党军队和“降队”土匪约400余人，带着三门大炮和若干挺机枪耀武扬威地从赤峰向西山村袭来。有骑兵马队，还有步兵、炮兵，顶着大盖帽的是国民党军，没戴大盖帽的是土匪“降队”，在八时左右黑压压的敌人就出现在西山村营子头。

西山位于赤峰与牛营子之中，南北是山，东西是赤峰通向关内的要道。为阻止赤峰国民党九十三军西犯，八路军游击队经常活动于西山、牛营子一带，锄奸反霸，剿匪，打击国民党反动势力。当时西山驻有八路军游击队约80多人，得知敌人向该村袭击的情报，立即分成两组，一组50多人隐蔽于西山村附近（北台子河滩），待敌人进村后抄敌人的后路；一组三十多人迅速冲向村后山顶上向敌人鸣枪反击，目的诱敌深入。

敌人听到山顶上的枪声，一齐朝山顶这边射击，30多名游击队战士在敌人密集火力下英勇机智，踏着崎岖的山路，且战且退，不甘于失败的敌人穷追不舍。下午三时，我军退到洞山庙后山，敌人追至于家营子对面的西山一带。我军战士无一伤亡，个个精神饱满。而敌人却是人困马乏，炮兵、马队白白地追了一天，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地返回。

敌人被我军牵着鼻子走了二、三十里的路程，不战而退，个个象泄了气的皮球，疲惫不堪，恨不得一时回到赤峰老窝。可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刚刚退至一半的路程却遭到我军强烈炮火的迎头痛击。原来另一组八路军游击队50多人，在敌人追赶山上的那组游击队时，从后边紧紧跟踪敌人，切断了敌人的后路，埋伏在西山下北台子河滩附近。敌人遭到痛击后，吓得魂飞胆破，正欲西逃，西面的游击队也追至山下，形成前后夹击，敌人有的从马背上掉下来，抱头鼠窜，四散而逃。这次战斗，敌众我寡，但由于我军巧妙地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打”的游击战术，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打死打伤敌人4人，我军无一伤亡，使敌人再也不敢随意向西山一带进犯了。

永丰义盛源川三道沟战斗

李子祥回忆 孙肖龙整理

永丰乡为义盛源川，故这次战斗当时称做：“义盛源川三道沟战斗”。这是我减租减息工作队与赤峰外围国民党警察大队和土匪降队的一次遭遇战。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七年阴历二月初十日。当时，我旗已经建立了建西县人民政府，县委县政府为了巩固根据地，支援前线，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反霸斗争。

义盛源川地处山区，东与赤峰相连，西与小牛群区毗邻。当时国民党正规部队九十三军还驻扎在赤峰，外围国民党的警察大队和张国良等匪帮在九十三军的庇护下，经常在这里活动。建西县委、县政府分析了这种情况，就从县支队抽调出十三名既有战斗经验，又有工作能力的战士组成工作队，选派阎少民任队长（当时人们都称呼他阎干事）前赴义盛源川开展反霸斗争和进行减租减息工作。

阎干事原籍河北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为人热情，平易近人，到义盛源川工作不久就深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他带领工作队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反霸斗争。通过这次减租减息运动和反霸斗争，使贫苦百姓第一次抬起头做了主人，从而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

一九四七年阴历二月初八，阎干事带领工作队在野猪沟开完支前拥军的群众大会。傍晚，天稀稀拉拉地下起清雪，工作队在老孟家正吃晚饭的时候，从当铺地来了一个农民打扮的人，说找阎干事有急事。通讯员小梁（即梁玉发）把他领进屋里，这人从破毡帽头里拿出一封“鸡毛信”递给阎干事。阎干事打开见信上潦草地写着：“获悉，赤峰国民党九十三军一股军队，土匪降队张国良、姜琢、于珍等四个中队共两千余人组成的扫荡，已从赤峰动身，望有所准备……十万火急！”

阎干事把来人送走后，立刻集合工作队，急速离开野猪沟，回到根据地铁沟门偏坡营子村。恰巧，区小队史队长带领二十多人和李区委（李洪文原名赵金瑞）等五名区干部也在这里。他们也听到赤峰国民党军队要来扫荡的消息，正在共同商量对策。当晚，区干部、区小队和工作队分

宿在偏坡营子和相距一里多路的侯家营子。第二天，下面又有人送来“鸡毛信”，说敌人昨晚住在喇嘛茬子。区委李洪文考虑到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就决定由区小队、区干部、工作队组成将近四十多人的战斗队，分别埋伏在南沟门西山和大路旁，准备阻击敌人。

阻击队的干部战士们，个个磨拳擦掌，准备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可是等了一天，没见敌人动静，鸡毛信也没有来。区小队和区干部以为敌人回了赤峰，就撤回偏坡营子，工作队进驻上马圈子，布了岗哨，就宿在村里老阎家。

第三天，也就是旧历二月初十的早晨，工作队在上马圈子吃过早饭，准备到棋盘地开群众大会（从上马圈子到棋盘地约七里多路），山路崎岖，只好排成一行前进。阎干事走在前面，嘴里还哼着河北家乡小调“长工苦”，“咱长工，当牛马，地主骂，鞭子打，共产党来了咱当家……。”

工作队快要接近棋盘地时，只见二道沟的农会主席李少明急匆匆地走上來，肩上背着半袋军鞋、军袜。他见到阎干事一行人就忙问：“你们这是到哪去？国民党的扫荡队上来了！”“是你亲眼看到的吗？”阎干事问。“不是，我在义盛源村敛军鞋时听人说的，就急着来给你们报

信”，李少明边擦汗边说。

阎干事看了一下时间，考虑到义盛源离棋盘地还有一段路程，估计敌人马上是来不到这里的。就领着工作队走进了棋盘地靠山根的老李家。

李家是棋盘地的地主，四合院子建在低洼处，由于有东面一条满是乱石、杂草的土岗遮挡，站在院中很难看到大路上的情况。站在大院门口放哨的李子祥爬上门楼向东一望，只见大路上黑压压的人群涌了过来。他赶忙跑进院子向阎干事报告，当工作队的人冲出院子时，迎头遇见了广德号的地主罗树汉，气喘吁吁地跑上来。阎干事拦住他问下边来的是不是国民党的扫荡队。罗树汉曾被工作队斗争过，为此怀恨在心，他打马虎眼说：“没……有……！不是扫荡队，是早晨下地干活的人……”。阎干事知道他在说谎，带着众人继续往上跑。

出棋盘地有一段路笔直没有树木等隐蔽物，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于是，阎干事带着人向右一拐，进了棋盘地西北角的三道沟，准备翻过山岗，躲过敌人。谁知三道沟竟是条直筒子沟，走里八路才能隐蔽下来，又加上一道道横沟难走，因此，减慢了工作队前进的速度。当他们绕过第五道横沟时，被后面的敌人发现了。他们边打枪，边追进三道沟。

阎干事知道已经暴露，但他沉着冷静，指挥工作队十三人，以山石土丘为掩体，开枪阻击敌人。敌人追击的骑兵被迫停住。这时，阎干事叫大伙一边打枪，一边往山坡上跑，意在强占山岗，便于阻击敌人和撤退。

战斗打响后，追击的敌人象一窝蜂似地向三道沟这边扑来，他们借人多的优势，轮番追击，不给我工作队一点喘息机会，又另派一个排的兵力悄悄从二道沟摸到三道沟梁顶，切断了后路，将工作队包围。

工作队十多人的力量毕竟太薄弱了，他们只有三条大枪，其余都是小枪，子弹也不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胆怯，坚持痛击敌人。

阎干事身为工作队队长，是这次战斗中表现的最英勇顽强的人，他眼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非常愤怒，一边开枪射击敌人，一边将书包里的文件和义盛源川各村的党组织和积极分子名单毁掉，顺手扔掉帽子，一跃冲进敌群里，嘴里骂着：“老子和你们拚了！”。正在这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这个年轻的干部倒下了，时年仅二十六岁。

这次三道沟遭遇战，战斗了近三个多小时，我方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除少数同志突出重围外，阎少民等七名同志都壮烈牺牲。

郎家沟子战斗

郎 耀 卿

郎家沟子座落在喀喇沁旗牛营子镇东山坡里，是个偏僻山区。整个村庄三面环山，地势险要，居民仅有十二户人家，宅院都建在沟坎下面。在解放前，伪满时候，八路军地下工作游击队长期在此活动，所以引起日本鬼子的注意，经常进村骚扰、破坏、烧杀抢掠百姓。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九日，日本鬼子宪兵队赤井队长和于翻译共十二人进村后，不容分说把郎家沟子农民郎会春、郎益恕和西南沟的庞士孝，上胡斯台沟杜水等十多人抓到贵宝沟甲大坝沟村，对这些无辜百姓用各种酷刑，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说什么“他们私通八路军反满抗日”。这些无辜百姓一直被关押了9天，最后威胁说：“今后你们不准私通八路，如果你们不反满抗日，就放了你们！”后经当地群众求情，证实他们都是忠厚老实的庄稼人，六月二十八日日本宪兵队赤井队长给了被抓的人三封书信，叫他们转

交给八路军罗文、杨舫，然后才把他们释放回家。虽然如此，那里的人们并没有叫日本鬼子吓倒，暗地里仍继续配合八路军的游击战争活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土匪又经常前来骚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七点又开始了郎家沟子的战斗。原来八路军游击队一一武工队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共分两个组，一个组是五个人，由区委副书记兼农会主任张福喜负责在孩子坟地区开展活动，另一个组是十三人，在郎家沟子由区委书记赵海丰同志带领深入敌人据点附近，开展宣传活动，于二月二十四日夜八路军武工队去三道沟开会，会后来到了郎家沟子开会时，被反动地主告密，把八路军活动情况透露给土匪头子张国良，在二月二十五日上午240名土匪，包围了郎家沟子和孩子坟。这时武工队指导员兼区委书记赵海丰同志连打两手枪，急忙跑回院子里，进了屋把这家百姓掩护起来，当时李金同志奋不顾身冲上山坡，打伤敌人3名，李金同志当场牺牲了，又有刘金才同志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山坡打伤敌人2名，该同志当场被抓走。这时区委书记赵海丰同志虽脚部负伤，他仍不屈不挠坚持战斗。他说：“坚决打下去，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坚持到底。”于是赵海丰果断作出了战斗部署，他下命令说：“小刘严守后院，不准敌人进来。小郎、老姚、老张和

小虞在前院守住大门，决不让敌人进院”。在这时候警卫员小虞冲出门外连投几颗手榴弹把敌人打退，从此敌人再也不敢靠近了，这时正是敌人火力激烈时，机枪、小炮、步枪……集中火力向我方阵地小院射击，把老乡的门窗、缸柜……打得稀八烂。院内柴草也被烧着。郎益凤的十间房子全部被火烧光，还烧了郎玉珍两间畜棚，烧死两头骡子、一匹马、两头驴。郎玉珍的父亲被打坏，再加上心痛自家的房子被烧毁。一气之下得病死去。好好的农村院落霎时变成一片火海，什么牲畜、粮食、房屋全被烧毁。虽然我武工队人员很少，但由于人人英勇善战，顽强战斗，打得敌人丢魂丧胆，生怕被八路军支援部队包围，向赤峰一带狼狈逃窜。整个战斗是从早7点开始至夜间十一点共十六、七个小时，才告结束。在战斗胜利的第二天，武工队同志又亲自来到遭受这次战斗灾难的人家，走访慰问，并发动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解决吃住困难。这个山老区的人们历来拥护八路军，积极配合八路军的一切活动，每当八路军来这里，人们都热情招待吃饭、安排住宿、烧水、带路、放哨……。特别是这次战斗结束后，他们积极帮助打扫战场，给伤员包扎、上药，对死难烈士两位尸体庄殓埋葬，从而军民关系更加亲密，体现军民一家人。

参加郎家沟子战斗花名表

姓 名	说 明
赵海峰	该同志担任区委书记兼指导员，在这次战斗中腿部负伤，现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
姚永明	现在承德钢铁保卫处工作。
刘金才	现在承德县供销社工作。
虞有	原是区委书记警卫员，后在赤峰百货公司工作，现离休。
丁起和	在赤峰郊区种籽站，已病故。
王焕喜	腿部负伤，家在赤峰郊区三眼井乡西水泉村已病故。
毛树森	战场牺牲，家在赤峰红山区。
李金	战场牺牲，家在赤峰郊区、木头沟乡建厂营子村。
张忠生	家在赤峰市喀旗牛营子镇下水地村，已病故。
卢占才	“ “ “ 陈家店村，已病故。
郎益凤	家头部负伤，家在赤峰喀旗、牛营子镇、已病故，
高生	家在赤峰红山区三家村，已病故。
刘某	地址不详
计13人	以上参加郎家沟子战斗人数。
张福喜	在沈阳103地质队工作。
陈慈云	原在赤峰红山区房产局工作已病故。
丁长江	家在赤峰红山区。
杨文义	家在赤峰郊区三眼井乡小河子村。
张培	关里人地址不详。
计5人	这5名是参加孩子坟战斗人数
总计18	
备 注	

乌珠梅沁战斗

王书平

乌珠梅沁战斗发生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前一天夜里，建西县支队和公爷府区小队七名干部乘夜到敌占区罗家营子大小新地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后于当日晨在土城子村吃过早饭，便立即向西进发，要返回公爷府区政府。

约八、九点钟，七名干部赶到乌珠梅沁村北端，恰巧反动地主、土匪的“降队”也从三眼井川流窜过来，到柳条沟又横穿三道沟、黄家台子，进入牛营子、大碾子，计划到大乌珠梅沁吃午饭。降队刚进入大乌珠梅沁就在村子外周布下岗哨，对该村实行严密封锁。这时七名干部突然被敌岗哨发现，敌人岗哨询问暗号：“口令”？七名干部哪里对的上，迅速从腰中抽出手枪还击，可敌人岗哨早把枪口对准他们开了枪，幸亏躲避及时没有伤人，他们边打边往河西撤退，村子里的敌人听到枪声立即追击，一直追到郑家营子村东头。因寡不敌众一名干部骑的马被打伤，掉下马来，当起身还击时子弹也打光了，

不幸中弹牺牲，据说这名干部姓梁。到王家营子西沟门处又一名干部中弹牺牲，其余五名干部也被打散，约中午五名干部才先后奔回下水地村。

当时驻守在下水地村的我军某部八十团的战士，指战员们听到七名干部被敌袭击的情况后，马上出动百余人向乌珠梅沁方向追击敌人。狡猾的敌人害怕遇到八路军大部队，没有敢追其他五名干部，午饭没顾上吃便掉转方向仓惶地向乌珠梅沁撤退。太阳落山时，敌人撤到土城子、马家营子正准备歇歇脚吃晚饭，追到乌珠梅沁南边的我军战士以黑山头为据点向敌人开了枪，敌人听到我军的枪声，哪里还有还击之力，狼狈地逃回赤峰郊区老窝。

北坡营子战斗

王 晓 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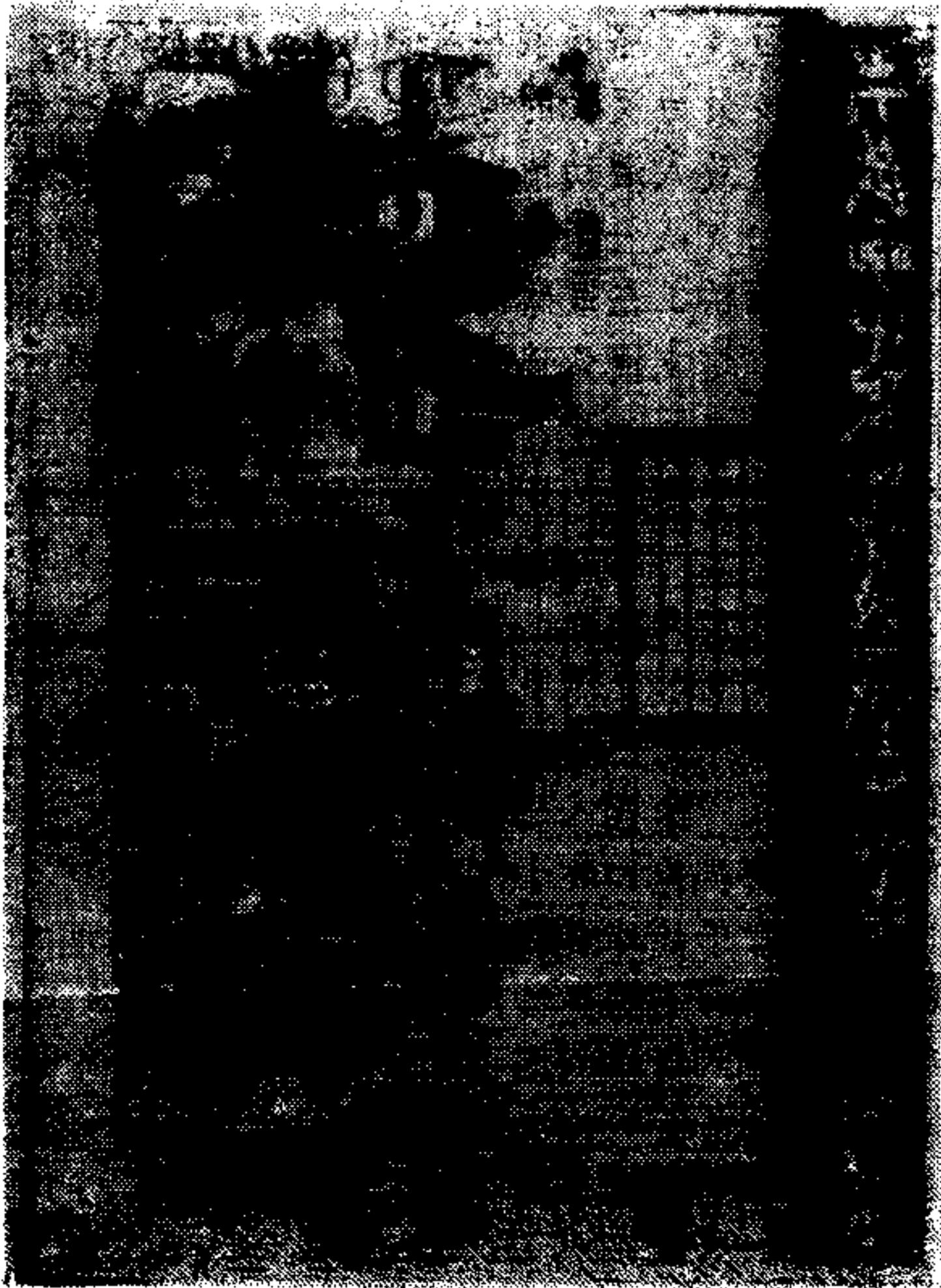
一九四五年“九、三”，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黑暗中挣扎的中国人民盼来了胜利的曙光，但国民党反动派为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竟在美帝国主义的的支持下把枪口对准了人民，操起内战的屠刀。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军队第一次进攻平庄历时四个月被我军打退后，并未甘心失败，于同年十月十日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平庄的战斗。刚刚建立于平庄的建中县委、县政府被迫转移到西部楼子店、西桥山区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第二次占领平庄的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九十三军一六二团，备有全副美械装备，极其凶狠。敌人占领平庄以后，极力向外扩张，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我山区根据地。不仅平庄附近戒备森严，而且平庄北部的古山、什大份、新井子、赤峰南部的乃林、西桥、大城子都驻有相当兵力，并在西桥驻有一支精锐的、配有两挺美式重机枪的搜索

连，常往返于西桥、北窑、五家一带，勾结反动地主、土匪“降队”，抓共产党，残害区村干部，欺压百姓，骚扰我根据地人民，无恶不作。为消灭这支最为反动的搜索连，建中县委积极组织力量侦查敌人活动情况。一九四七年初，建中县委决定由支队长李才武同志带领百余名干部、战士在距西桥二三里路的北坡营子村进行伏击。

拂晓，这支搜索连路经北坡营子进入我县伏击圈时，县支队长李才武同志一声令下，立即大枪、小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方向敌人打去，随着我县支队战士“交枪不杀”的呐喊声，敌人惊慌失措，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狼狈不堪。当敌人的援兵赶到时，我县支队干部、战士已安全转移。这次战斗只用二十分钟大获全胜，活捉敌副连长等八人，除几人逃掉外，其余均被消灭，并缴获两挺重机枪和数十支长短枪。

北坡营子战斗是敌人占领平庄以来我县地方部队打的第一个漂亮仗，使我们由被动变主动，给据守在平庄、西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以及当地地主、土匪“降队”以沉重打击。这次战斗得到冀热辽中央分局和第十九分区的通令嘉奖。



中、日、伪满近现代历史年号对照表

公元	干支	中 国	伪 满	日 本
1821	辛巳	清道光元年		
1822	壬午	" 二年		
1823	癸未	" 三年		
1824	甲申	" 四年		
1825	乙酉	" 五年		
1826	丙戌	" 六年		
1827	丁亥	" 七年		
1828	戊子	" 八年		
1829	己丑	" 九年		
1830	庚寅	" 十年		天保元年
1831	辛卯	" 十一年		" 三年
1832	壬辰	" 十二年		" 三年
1833	癸巳	" 十三年		" 四年
1834	甲午	" 十四年		" 五年
1835	乙未	" 十五年		" 六年
1836	丙申	" 十六年		" 七年
1837	丁酉	" 十七年		" 八年
1838	戊戌	" 十八年		" 九年
1839	己亥	" 十九年		天保十年
1840	庚子	" 二十年	(清、宣宗)	" 十一年
1841	辛丑	" 廿一年		十二年
1842	壬寅	" 廿二年		十三年
1843	癸卯	" 廿三年		十四年

公元	干支	中国	伪清	日本
1844	甲辰	清道光廿四年		弘化元年
1845	乙巳	" 廿五年		二年
1846	丙午	" 廿六年		三年
1847	丁未	" 廿七年		四年
1848	戊申	" 廿八年		嘉永元年
1849	己酉	" 廿九年		二年
1850	庚戌	" 三十年		三年
1851	辛亥	清咸丰元年	(清、文宗)	四年
1852	壬子	" 二年		五年
1853	癸丑	" 三年		六年
1854	甲寅	" 四年		安政元年
1855	乙卯	" 五年		二年
1856	丙辰	" 六年		三年
1857	丁巳	" 七年		安政四年
1858	戊午	" 八年		" 五年
1859	己未	" 九年		" 六年
1860	庚申	" 十年		万延元年
1861	辛酉	" 十一年		文久元年
1862	壬戌	清同治元年	(清 穆宗)	" 二年
1863	癸亥	" 二年		" 三年
1864	甲子	" 三年		元治元年
1865	乙丑	" 四年		庆应元年
1866	丙寅	" 五年		" 二年

公 元	干支	中 國	伪 滿	日 本
1867	丁卯	清同治六年		" 三年
1868	戊辰	" 七年		明治元年
1869	己巳	" 八年		" 二年
1870	庚午	" 九年		" 三年
1871	辛未	" 十年		" 四年
1872	壬申	" 十一年		" 五年
1873	癸酉	" 十二年		" 六年
1874	甲戌	" 十三年		" 七年
1875	乙亥	清光绪元年 (清 德宗)		明治八年
1876	丙子	" 二年		" 九年
1877	丁丑	" 三年		" 十年
1878	戊寅	" 四年		" 十一年
1879	己卯	" 五年		" 十二年
1880	庚辰	" 六年		" 十三年
1881	辛巳	" 七年		" 十四年
1882	壬午	" 八年		" 十五年
1883	癸未	" 九年		" 十六年
1884	甲申	" 十年		" 十七年
1885	乙酉	" 十一年		" 十八年
1886	丙戌	" 十二年		" 十九年
1887	丁亥	" 十三年		" 二十年
1888	戊子	" 十四年		" 廿一年
1889	己丑	" 十五年		" 廿二年

公元	干支	中 国	伪 满	日 本
1890	庚寅	清光绪十六年		明治廿三年
1891	辛卯	"十七年		"廿四年
1892	壬辰	"十八年		"廿五年
1893	癸巳	"十九年		"廿六年
1894	甲午	"二十年		"廿七年
1895	乙未	"廿一年		"廿八年
1896	丙申	"廿二年		"廿九年
1897	丁酉	"廿三年		"三十年
1898	戊戌	"廿四年		"卅一年
1899	己亥	"廿五年		"卅二年
1900	庚子	"廿六年		"卅三年
1901	辛丑	"廿七年		"卅四年
1902	壬寅	"廿八年		"卅五年
1903	癸卯	"廿九年		"卅六年
1904	甲辰	"三十年		"卅七年
1905	乙巳	"卅一年		"卅八年
1906	丙午	"卅二年		"卅九年
1907	丁未	"卅三年		"四十年
1908	戊申	"卅四年		"四十一年
1909	己酉	清宣统元年		"四十二年
1910	庚戌	二年		"四十三年
1911	辛亥	三年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	"四十四年
1912	壬子	中华民国元年		大正元年

公 元	干支	中 国	伪 满	日 本
1913	癸丑	中华民国二年		" 二年
1914	甲寅	" 三年		" 三年
1915	乙卯	" 四年		" 四年
1916	丙辰	" 五年		" 五年
1917	丁巳	" 六年		" 六年
1918	戊午	" 七年		" 七年
1919	己未	" 八年		" 八年
1920	庚申	" 九年		" 九年
1921	辛酉	" 十年		" 十年
1922	壬戌	" 十一年		" 十一年
1923	癸亥	" 十二年		" 十二年
1924	甲子	" 十三年		" 十三年
1925	乙丑	" 十四年		" 十四年
1926	丙寅	" 十五年		昭和元年
1927	丁卯	" 十六年		" 二年
1928	戊辰	" 十七年		" 三年
1929	己巳	" 十八年		" 四年
1930	庚午	" 十九年		" 五年
1931	辛未	" 二十年		" 六年
1932	壬申	" 廿一年	大同元年	" 七年
1933	癸酉	" 廿二年	" 2年	" 八年
1934	甲戌	" 廿三年	大同三年改 康德元年	" 九年
1935	乙亥	" 廿四年	" 二年	" 十年

公 元	干支	中 国	伪 满	日 本
1936	丙子	中华民国廿五年	大同三年	"廿一年
1937	丁丑	" 廿六年	" 四年	" 十二年
1938	戊寅	" 廿七年	" 五年	" 十三年
1939	己卯	" 廿八年	" 六年	" 十四年
1940	庚辰	" 廿九年	" 七年	" 十五年
1941	辛巳	" 三十年	" 八年	" 十六年
1942	壬午	" 卅一年	" 九年	" 十七年
1943	癸未	" 卅二年	" 十年	" 十八年
1944	甲申	" 卅三年	" 十一年	" 十九年
1945	乙酉	" 卅四年	" 十二年	" 二十年
1946	丙戌	" 卅五年		" 廿一年
1947	丁亥	" 卅六年		" 廿二年
1948	戊子	" 卅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用公历纪元	" 廿三年
1949	己丑			" 廿四年
1950	庚寅			" 廿五年
1951	辛卯			" 廿六年
1952	壬辰			" 廿七年
1953	癸巳			" 廿八年
1954	甲午			" 廿九年
1955	乙未			" 三十年
1956	丙申			" 卅一年
1957	丁酉			" 卅二年
1958	戊戌			" 卅三年

公 元	干支	中 国	伪 满	日 本
1959	己亥			昭和卅四年
1960	庚子			" 卅五年
1961	辛丑			" 卅六年
1962	壬寅			" 卅七年
1963	癸卯			" 卅八年
1964	甲辰			" 卅九年
1965	乙巳			" 四十年
1966	丙午			" 四十一年
1967	丁未			" 四十二年
1968	戊申			" 四十三年
1969	己酉			" 四十四年
1970	庚戌			" 四十五年
1971	辛亥			" 四十六年
1972	壬子			" 四十七年
1973	癸丑			" 四十八年
1974	甲寅			" 四十九年
1975	乙卯			" 五十年
1976	丙辰			" 五十一年
1977	丁巳			" 五十二年
1978	戊午			" 五十三年
1979	己未			" 五十四年
1980	庚申			" 五十五年
1981	辛酉			" 五十六年

农历月份的别称

一月：正月、端月、征月、开岁、华岁、早春、孟春、新正；

二月：会月、如月、丽月、杏月、酣春、仲春；

三月：蚕月、桃月、桐月、季春、晓春、莺时、桃浪、樱笋时；

四月：余月、阴月、梅月、清和月、初夏、孟夏、正阳、朱明；

五月：皋月、榴月、蒲月、仲夏、郁蒸、天中；

六月：且月、焦月、荷月、暑月、伏月、精阳、季夏；

七月：相月、兰月、凉月、瓜月、巧月、孟秋、初秋、早秋；

八月：壮月、桂月、仲秋、中秋、正秋、仲商；

九月：玄月、菊月、青女月、季秋、穷秋、杪秋；

十月：阳月、良月、正阴月、小阳春、初冬、开冬、孟冬；

十一月：辜月、畅月、仲冬；

十二月：涂月、蜡月、腊月、季冬、残冬、末冬、嘉平月、星回节；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喀喇沁旗文史资料第四辑

作者 =

页数 = 1 6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